為即興利恐未免有害兼理難窮事體難安群疑
雖釋衆口難調竊不自量蚤夜思維欲為救邑小
補而以一書生初出涉世更事不多識見未定垂
刺種種祇深芒負仰惟桐公　朝廷柱石鄉邦元
老治道模楷後學指南伏冀惠賜大教隆在下風
敬端拱以聽不任瞻仰惶悚之至

寄高升伯

升伯居賢鄰操介衡懷仁負義攬華披秀佐我髦
士宣暢鴻烈暇日與諸公清言名理簪燈丙夜迴
翔赤螭歌咏振鷺嗟乎升伯良不負平生賤子奉
馬箠之役日承事貴人知小家女克貴介下陳盥
掃易盡蛾眉難工獨日夜欽欽勤苦則習罵詈則
承俯仰周旋徒跣自潔種種甘之小星稱命矣天
下郡縣莫難於雲間雲間莫難於青浦青浦者故
華上東南瘠土惡壤也民無土著七邑逋逃居之
成一村落歲坐水旱不登國額日逋兩大縣患苦
之為別置邑治又新創百務草昧當三吳孔道車
蓋旁午兩大縣薦紳大夫田宅在焉部民大都其

佃人徹左偏以一新置小邑而當兩大縣大夫士
户外之屢常滿也且多不諒望賤子或太深故百
廢雜理群逋難問多口難調為吏顧不良苦哉勤
苦將事加之以忠誠庶幾免於大戾僕竊慕此未
能先生何以教不佞壯征有便羽敬附芻槭莫逭
韓之人才可念也

答沈嘉則先生二 代

青浦望蘆官盈七一水兩廂迤坐困簿領不能遽擲
頭上進賢冠從先生杖屨獲山間水涯肇牀茶竈何
不安悲哉一吏如檻猿狖富貴既非所須持此將
安歸也八月之期不已晚乎隆不肖不能位彊幹
吏而能以寬理和其士民門庭真如水日日蕭然
新種卉木今已蓊鬱成林日夜望先生来一歃咏
其間天焉余立二陸先生祠墓在焉泖上浮屠四
面孤懸空水中有陸宗伯新庋藏經閣藏經數萬
卷佛子數十俱白皙長尺日夕坐素誦經聲郎郎
徹於大湖亦一佳勝也願先生即櫂扁舟来敢為
山靈敬邀寵光錢給事先生集可携之篋笥中且

行且俟不然俟再返訪李卒業未晚也馮吉士開之予告計此時已抵家矣其人開羨玄超不可不一通問碑文真文章鉅家深嚴閎肅第不肖德薄無當游揚爾當取便寄賴人賴人雅不閒於翰墨事恐不足辱大雅奈何

讀越草如失足嵓崙絶頂下見丹霞赤水文虎玄豹雕麟斑麝氷蛁碧鷁目眴神搖誠不自知安所去取也先生近佐遞爾七豈惟才情轢富前無古人亦占知先生喬松遐壽焉玉棺不下来奈何會

且浦妾人聞厓爾嘉則越州詩有云不如醉卧空山中玉棺下来便堪死鼓未及之

答錢洞父

示佚從訟李諸名派仄聞高雅舊矣屬人来言沈先生客足下足下非雅秀孤瞭安能客我沈先生哉沈先生盛言足下後才悵未浔一叩幺二頭郊居蕭浔當穴奇處士為侶太史當重占真人東行矣因風遥羨陰邛令久遲相如而足下占怯不鼓使人兩睫不浔下如何敬遺榜人操小刀迓沈先生浦口足下能與沈先生同過江城擊鮮取酒

大酔九峯之上亦無所不可不然無徒久奪我五
湖長爲也新相知間輒放言及此罪過人間草草
白狀冗不及多具

與開之四首

遠過寒江謁徐覩登困言與仁兄遇於淮上計此
時行李抵家矣弟日困簿領不能負弩矢走逐旌
手心神飛動足下鼙辭鵷鷺之班歸而位五湖長
揚颺鼓柁雲沙亂目鷗鳥近人大是樂事下官向
來自戒失足泥塗爲家大人白竊五斗海鳥受羈
縻庶幾聊乘安得通脫自快也足下東弟亦先期移
此中雲間云就李只尺爾即視仁兄眉睫間而尚
阻晤言脉七一水自非杜木詎不勞蒐雲間足下
舊遊諸名士故在傾握日夜望足下一来不啻望
歲也徐長孺袁非之南征莫雲卿徐潭夫北上行
時以不及候行李爲恨足下誠惠過此中與弟訪
二陸先生之故蹟九峯三泖敬徼寵光泖上僧寶
藏經閣孤懸大湖四面室水衆比丘俱白皙長衣
梵音誦經其中亦佳脉可遊也足下歸省尊公驩

樂可知矣遺隆問訊嫂及諸公子平善不雲阿之
行不可忘遲幸足下報可弟當理櫂湖濱待矣
六月廿四日屠隆頓首寫書開之仁兄往沈翁見
枉又得仁兄書甚慰飢渴敝邑荒劒勞長者車轍
款過踈簡何能死辜仁兄初歸正在執掌想未能
能奮飛誰謂河廣曾不容乃深味風人此言歷歷
如畫良足悲心始謂行李一出都門便堪握手迄
迷半歲尚阻晤言是何睽離之易而遇合之難也

二吳大水溝塍化為巨浸魚鱉舞於長衢徒洗白
貢陽為令無狀計且奈何側想明智當亦何良圖
也尊公華誕以七月何日上壽既嚴能遂買雲間
之櫂不儻沈夫人當戶亭衣恐仁兄亦復多情不
妨長嘯出門把臂湖山吟美煙月使太史再奏東
南聚星良亦不俗沈嘉則先生布衣雄杰人倫冠
冕今正伍客鹽官之錢氏為故給事錢薇先生輯
遺文弟罣以書促之則以校讐未卒業為辭鹽官
去秀州只尺足下不可以當世而失此人今此人

處士滿宇內大都崇虛誕談無當獨乃公卿顧
不惟辭賦偉麗陵轢古今愚鄉而行義卓絕朗然
孤映即丰標談咏俊爽玉立理致清遠與之周旋
可以忘老恨近日頭顱且種種吾欲取南山銅鑄
此君此君或亦自有長生丹訣不可知今世若無
之夫便能便山川黯霧無光風日淒淡一朝失去
千古長嗟足下急走信使往通之勿失廻此君亦
向高賢之日久矣馮先生素以屠長鄉言不可
知此神物猜中可索摸得也足下幸過青浦可
與俱来弟且復析柬小招之青浦令門庭真如水不
妨擁彗而逢上客也賀伯閻近伍何狀想數過從
論心道故久慕表了凡君相見幸為寄聲前有長
箴致伯閻久未奉報言旨何故河漢左界雙星在門
瑶編奏笙龍女進曲芙渊飛新綠鋪紅合紅階下斑
衣空上珠履人間差樂何羨洞天又得玉皇香案
吏新篇賜是為書美不勝腆之儀并希麈尾鴛央湖
上騎時整心向厚況託以書可亦幸今年既自為敘
不能復揮筆乞為我謙之

湖上之[illegible]美弟汉[illegible]
再盡纏綿私心殊未快後會[illegible]言之悵惋嘉則
先生尚留亖中日汉賦詩讀書為事[illegible]力王出
語驚人使人悚然心服暑中無事戲為二十咏多
言古丽情綺語弟亦喜嘉則同賦成讀之頗懷拍拍
然命記室錄上請教更入要足下賦之已寄王元美
先生屠和矣歸途定佳勝生朝上壽年伯尊人察
氣颯颯凉風乍遣恨弟不得與琢稷之列能不依
依沈君與未有来意奈何渠云真未可出門吾
輩不當強之遊小力還附有小素敬上侍者泛泖
位共為二册其首嘉則先生其一空白者求足下首佳
下書佳篇付嘉則者奉足下首弟位者求足
篇付弟过下邑雜詩當另書一册同二十咏并奉
去也
西湖之遊樂乎弟從部使者考歸而梁伯龍遠見
況云日客就李與足下周旋伯龍故翩翩豪士今
老矣誠然哉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弟本探花走馬
之夫誤為小吏局促如[illegible]下夠日心懸天目[illegible]松

夢落五湘閒足下何乃捨贊去滅不通消息月
即百冗尚留足下凶中久欲遣千頭奴致數行輒
復冗奪足下每賜一札必俟弟先之兩不然者經
歲無此可以觀吾兩人之交情矣然不肯視足下
猶為勞薪乎

由拳集卷之十五終

由拳集卷之十六目録

書

與王元美二首 與丁右武

與王敬美 奉陳玉水

與馮太常 與鄭職方

荅陸宗伯 寄張幼于兄弟

荅徐孟孺 荅王敬美

寄張太史 寄館中諸司馬

上巳申二閣師 與王百穀二首

海圖書館
索書號碼
456775
登記號碼

與沈君典

答徐孟孺

與王百穀

與馮開之四首

與董陽明

與孺穀

與董太史

與陸敬承

與狄公亮

與周元孚

與王元美先生

與瞿睿夫

與孫以德二首

與嘉則先生

與甘應溥侍御

與馮駕部

與沈眉仲

書

與王元美二首

天降災下邑元元離此大青隆日夜蓬跣自傷為令無狀無能出一籌救我父老子弟親操畚鍤築隄阡令禾稼僅存其十五而平居不能脩德行政以召天和及馮夷竊笑不廿六威令延始倉皇出走支吾亦左矣先生不

東海屠隆長卿著

加諸讓而老甚如平生陰感而自愧滋為主臣矣
旦以長年操青雀舫迎沈嘉則先生甫至自鹽官
縣登得此如操白雪而下神物也嘉則年来詩律
一田神力更王其所詩意前無古人署中無事戲
為二十咏隆與沈先生同賦成左右顧盼提挾風
霜舉趾頗高矣敬要先生同賦之旋奉篇目幸握
管以待有如先生不賦此者雖非鮑昭才盡終無
以嚴天下英雄心惟先生圖之嘉則先生甫至未
能輒脩問而長者譏記存且云八月中旬過
舍園訪先生七
晝子念見枉滑先生五言絶句二十首讀之齒牙
間泠泠生山泉寒氣留三日不去子念台蕩之行
以何日日許佺詩送行別後竟冗奪柰何救鄉張
大司馬德表東海文高越絶且天性好游揚士類
後来之秀賴以成名者甚衆不肖故出司馬公門
下平生國士之遇烈於皦日不肖哭公詩云但歌
黄鳥堪同兎不信明珠可報恩大槩可觀矣今其
詞子邦仁將走千里扶服濁門下為司馬求墓銘

先生持海内文衡天下之人莫不欲得先生一言
隻字以為重故徽寵靈光当下泉司馬待以不朽
家少司馬平生文門下所知也不肖心知蓋稱而
司馬去其子畯亦将以墓銘為請而司馬身後事
咸在先生南向再拜使者敬陳於下執事伏惟財
瞥沈嘉則先生辱先生知遇良厚私謏之中懷耿
耿言何能宣黃雀紫鱟肥美

與丁右武

往歲與仁兄行幸安連鑣廣陌雅志絶塵宴心
獨往可謂栖翔衡之驩悟道遥之旨假令人生長
如此乎即榮挂七命身登九列何羨也頡頏未幾
便各翻飛一出都門岐路南北鴻鴈中斷霜露再
零望山川於南中思君子於天末不自知其黯然
隕涕矣足下揚旌四郊攬轡七閩宣士茂忠勤施
不怠足稱須眉男子亦足慰庸椎魯兩為下吏了死
善狀僅習折腰貴人而氣數多阨三吳近苦水潦
漂屋傷稼饑殍載途徒跣自勞痛瘵無補為之奈
何故人久闊近況可知仁兄英標曠度秀拔八羣

聞與汝虞相得雖甚漳湄
萬同礼之兼修兄弟之好丁君終長者意氣迥如
此哉汝虞兄使南便所數行不盡中懷伏蘄遠誉

與王敬美

都門把臂為歡須臾一夕分携千古永嘆賤子自
淮南量移吳會只足婁江會次職事至浔一再奉
長公顏色簡余縹緲閣上上湏茂封下臨曲池玄
言名理滌飛滓穢召栽清虛可謂出幽谷披閶風
中殊冷然用愉談家春州有懷瓊封枝更切也自
後連遭水潦饑傷孔多賤臣徒跣宝罪於奔命未
能一脩寒暄門下而信使業先之益以惠貺滋為
媿矣率尔附致姝不尽中懷伏蘄亮誉

奉陳玉叔

往表之熊上舍赴白門道淮上伏謁明公以書相
聞具言明公念不肖薄良殷隆愕而不信謂表生
固諛稱明公騷壇大将人文泰岱安所浔襪線之
士而將揚之哉且也安下吏之分不敢輒以姓名
通於記室平生傾嚮大雅真如調飢又雅聞照公

奨借才俊恒恐不及風汎師表海内延頸下逮蓋
欽欽豔馬每投袂自奮夫蜀山之銅延津之劒氣
類苟同應若桴鼓而光會霊之鬱秀異之品哉隆
即不當次賤吏為解二六下豈有挾監司貴驕天下
士陳先生哉而三吳偏屬當有大眚兩師不仁陽侯
竊權鬼母呼於城門而青猿出於長衢洪瀆蕩析
為元元憂小臣蒲服奉盎錘之役徒跣自傷竟使
鄙吝日固風雅坐喪執鞭之私久未浔請業先承
長者下訊息少猶望平霞光曉人明珠入手五色斕
馬奪戒竟氣如隆意崇萬仞罡風中乃細警書詞
又何情至也明公折節後進固自浔之天性迺不
肖隆東海鄙男子見不踰于坎蛙而技且斁乎鼸
鼠頤何以望見車輪清塵而奉盤盂下風哉不肖
隆竊睹見先生於此道意念深矣便欲杖策渡江
伏謁道左一領謦欬畢平生而卒辜於簿領草草
脩不腆之辭械付使者再拜而進之下執事伏惟
明公不以厮養賤賢而棄其麻蒯即無當列屋固
呂然倚者下陳也棟息以聽

與馬太常

足下官太常居白門顑邁獨弟兩為畢冗下吏百
勞侵人頭顱早白固云材具蓋亦有數焉仁兄乎
居恂恂長者迺賭閒者諸乖劇割抑又何磊砢也
男子墮地豈止取尊官厚祿而以飽其妻孥而外
誇里閭要以蹈道執節粹嶷貞亮不失丈夫之致
尔仁兄翱翔雲霄而弟浮湛簿牘脩名不立玄素
復雕神颺俛人義和轊轗每思栖息峨眉積雪之
間脩然自適羅羈之長纓莫騁奈何王上舍

來尋足下華尔如對龍光自足下入留都弟之淫
踪飄轉南北卒卒无須臾之暇修一寂暄而芳訊
先至使人抱媿良深王上舍通家弟兄覩其人樸
茂雅有諸父風此来道仁兄厚情不置兄亦何所
不厚哉敬邑書上舍志伊遊南雍便附數行不盡
縷縷

與鄭職方

往歲一晤年丈於闖閭城下瞬息分携及抵西陵
見蒼頭来言胠篋之狀良所太息此後浮萍南北

天素不將同袍義缺悵如之何弟最不能望氣而
知賢人至加声色於長年三老雖坐不知亦可謂
無臨唐突西子矣仁兄不加請呵辰孱折柬足下
不失長者而僕為實人至今媿之諸孫本志承厚
設異數居然通家子之愛足下可謂專取仁義遠
絕常倫感戴非言語所宣矣鴻才駿蔡翊贊本兵
安攘之畧中外倚辦犬夫致身差膝如弟委蕪下
吏兩困災罹昕夕焦勞不堪抶過故吾都关日以
紛拏行且洽何救轄責土舍志尹入南雍便附荒

械奉訊台祉倉卒不莊

吝陸宗伯

日睹龍光仄聞玄論虛往實歸心殊泠然先生日
焚香燕坐默視寂照闚溟涬之化違要耿之旨雖
空同柱下何以加焉隆故自鄙庸犇走俗狀滓穢
日盛清虛不来自揣無由滌聞至道然每役垢溷
而披玄朗未嘗不心醉旬日也別来殊用蔫然忽
荷華械無拜嘉惠如奉清儀人還裁謏率尔不莊

寄張幼于兄弟

不佞往居海上輒向慕君家兄弟明秀尔雅越在東鄙不一覩大国之風良用缺然丙子歲壯征倚櫂闖閭城下王百穀先生儼然造不佞時不佞謝病百穀彊起之攬衣袂殊頭岑岑既聽王先生玄言清遠如披松下風肌骨為爽病良已自是定交而使賢者先令可知矣周公瑕名滿海内僕亦未能一脩寤愼之堂僕之孟浪乃尔不佞鄙无足

厚諸公友籍然軌範賢豪區區之心良有之敬布之門下惟先生崇飾伯起先生文雅淹貫俠氣亮節使人興專諸要離之思一接西雄魚腸水犀管不炮乎聞伯起所住如姬竊符新聲雄麗快人不知可得一部寓目不坐困躰事不能掃門慷刺輒以荒札通致其款款冲小詩奉懷二首下酧吟鳳簫滋為勗矣

答徐孟孺

昨青雀報浦口蒼頭持足下書至急啟槭讀不終

蒨色動已把黑琥手戰而不定已灑七神為王也
何物徐生向吞七澤筆搖五嶽雲間有此直令二
陸文章顯寔無色矣僕厭苦游辞無當玄帝素王
之道又恐鬼物善妬竹素為祟思一切屏去雕蟲
玩心玄虛不能自割則命侍史火殺青餘者覆醢
矣乃今讀足下文辞不覺其猪墨一吐向中千古非
僕烏敢當足下第亦奚其至意也不然者鍾子不失聽乎然伯喈之寶論衡
即又何足為吾西人者造哉吾西人或者張茂先
所稱豐城之物延津遇合況恢勤天其亦有數
乃僕恨為一官所縛俯仰高厚嘗若跼蹐不得与
足下時七放迹九峰三泖閒足下亦且駐車南矣
白門桥色依依向人廣陌青驄垂鞭緩步此時視
青浦令一檻檻耳兩沈先生曠士足下不可不交
其人足下尤也処壺中可矣死入人指甲恐為斷
尾他日卜下天門為東海旌女吳也昔張路斯為
宣城令歸与石氏大人九子俱尤去故頭上人也
僕倘似之乎僕亦夢為尤鱗甲隱七乘風雷駐海

門巨濤者三即今與足下遇合寧獨偶然哉幸足
下自愛来書愿浮僕長語方冗不能也倚櫂畧叙
歉誰故人入郡城當一造請

答王敬美

隆不佞於文秋亡所知識獨私心知向往海内好
詩嘗如渴飢曩歲浮泰清塵燕市秉燭深夜談天
雕尤尽披玉脊便自謂不虚此生已從濠濮量移
吳会遂浮摳衣拜長公廷尉先生先生曠度一見
謬賞知聲入林逕修故副庸慕以災罹多故俗務
嬰心每濡毫伸紙不能吐一語士以自進於而先
生門下奈何日承廷尉先生臨況救邑為言明公
壯上抵吳門迺不一迴車妻柬僕以来浮報於郵
人士從負弩矢親迓旌干道左惋悵可言駪駪征
人豪犯霜露猶且記存故人於千里之外槭書爛
然既及下吏書詞更多肝膈款語此為高雅洵語
倍万恒情孟令不佞陰憨恣恣地奉使者行促孥
尔附槭珠不盡鄙悰尚容汕端謖

寄張太史

往心祝食烹華過豪足下曠蕩之知僕自慶於文
秋淺薄譬諸甕盎之物不睹天地之大全時裘而
為里言伊吾自適於村社間以奏於雲門六英之
側則啞然失聲矣足下何自得之而嫫母夷光質
從好移僕亦遂亡其醜塗潭而前乃足下不加唾
去謀見推与僕即不敢津津誦言為譸然心感其
知矣一走泥塗遂越霄漢嘗念夷門老監猶能以
信陵之故感激酬思矧僕雖不佞猶操雕蟲之技
挂宝名於秘林會息懷兼當不後於常人客歲曾
我一短牋敬候足下屬足下南託馮開之轉致之
而開之予告文以屬沈茂仁不諗終浮又浮湛不
迨聞仁兄暫辭清蹕之班尚羊渚宮之下江蘺杜
若蘼蕪眹于無末可以攬擷揚芬振藻甚善甚善
僕不佞奉職無狀三吳洊洞元元是疫罪在守土
六雅日臧於昔而吏治不先將何以仰副知已顛
越是懇救邑丞高君家僮還敬脩一言附致寒暄
之私伏惟崇謦外具拙草請教大方因風神注
寄館中諸同年

恭聞弟兄拜官從太史事上臣　皇國下光同祝
仰望雲霄可勝欣豫隆自遠清塵遂即險巇比於
勞薪淮泗之上扶服經年漂轉吳會西鄙惡壞華
露籃縷如理禁鳥而洚洞為眚歲復不登為之柰
何鼷鼠之技窮矣往旅食魚華數奉教於大君子
別来何浔便去諸懷每思脩不腆之贐小致寒暄
門丁而俗狀種種含毫伸紙不浔一語當丙夜趣
吳中遠跡躇久之不自知其霜露之沾衣也近奉
明旨無由叩首闕下一望見天上故人此心誠搖
搖然如懸旌矣敬呈高丞来敬布室槭奉訊簡樸
之罪知不可文伏惟長者崇誉

上張申二閣師

隆材質疎庸荷蒙恩師門下特達之知真宰鑪鍾
恩及賤品銘之肺腑往歲旅食京華杜門養拙不
敢以燕見仰瀆祭戟清嚴時時從稠衆中望見合
光階墀之下如披青宵冥卿雲有爛慰浣可言洎從
小吏奔走泗上量移雲間漂轉吳楚遂迷歲月數
從南天瞻望壯斗常思修尺一之書敬候恩師相

公百福顧念賤臣下吏恐不當輒用寒暄常語濫
瀆清聽翹首霄漢邈若河山矣恭惟息師翊贊
鴻化均調四海大業郅隆並登三五甚盛甚盛隆
為令奉職無狀境內水潦為災元元痻瘵朝夕憂
勤罔以佐百姓之一二司牧多闕罪何可文茲當
縣丞其上計敬裁短牋附布其款款之愚神馳
闕下瞻懷台光隆不任瞻仰悚灼之至

與王百穀二首

君家先君子布衣之俠令弟浔執筆以從事其間
何異伯喈侍郭有道碑弟足下當代才子而徵君
行實又多海內名筆為之先駈持戒毋礫厠彼珠
玉自局促難為前耳別来更日走塵俗中墨卿久
疎坐遠宿約罪且不可文獻歲當徹一二日視篆
為尊君一掬管長洲公書竟浮湛殷洪喬抗志乃
尔憲書四紙後突真如飛天仙人可謂前無峯更
後倫侍詔更辱惠香盒當坐一小閣中焚龍腦子
而讀玉臺香奩諸書然非為今事矣日者念足下
良甚何時浔一稅駕金昌臥解嘲軒再與足下縱

談名理也足下欲浔布一繩仵大袖方袍青浦故
產布然皆市民里婦易錢来者直可斗来一繩耳
僅堪與足下檫疥因思救邑甚落民無生計日織
此一布易斗来備晨炊戸以為常布一日不售則
子婦有枵腹坐足下詩云　天子若知甚政菩東
南倘許賜田租今賜租十不當一又上海諸縣寂
稔而賜租與救邑等奈何何以佐黜首之一二
尊公小傳脫稿奉去請教承諸君子麗藻之後如
夷光在御治難為容張司馬公墓銘孺穀何不見
貽一首昨於此中徐孟孺許見之固是足下所貽
廷尉公筆力更遒洵是老將足下小楷精工乃尔
足称雙絕卻武君寓吳門良久僕日促之来竟絕
履基而去可謂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足下獻歲
来何所事七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千百年来
風流先生當不讓人僕故亦壯海座中客區區困
一斗大城子每想聆玉屑之音真如消暍壯征何
時幸一見報飛花布一端附臧

與君典

往歲殿死美曹任之兩致君典尺素殿生迺不欵
自為洪喬置書王元美廷尉而去未得倒屣此君
曹生訪足下郊園幸以不佞故佐青眼敬謏多情
曹生無大秩能足當一隊而心知慕足下此其志
可敢尔徐生秀才異等偶以母病不能出門念青
山更切也昨閱邸報見起足下命果不足下尊名
良是而云恥復何也足下豪　天子恩擢第一官
太史至渥矣足下宜何如以報稱足下抱經畧大
材非僕遨儒生此平居抵掌庶幾張子房鴟夷子

皮者流不宜汶汶為山林容足下且被命出攄大
節大丈夫內斷於心似不必問諸詹尹　陛下神
聖翼佑貞良子房少伯不必此時赴尺寸而光竹
素則无時矣不佞曩与足下言謝眺青山終非卿
家物願足下即秣馬治行大人之操何必箕潁五
湖之約請勿復敢言是足下臥之姿義薄雕蟲日
所示高篇自是英雄本色不佞又安能持沾七小
技而仰首称說於子房之前為英雄捧腹哉
無論經綸手段即如此興秖亦何有於么麼長卿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非僕与足下之謂矣有如淮陰
實降心下問僕亦不惜自為李左車也一咲年伯
母而下萬福祝日已遣平頭奴婦迎老母計時
下旦到厚佳惠良謝文三種完上足下欲僕況思
自為之況思而竟不能五奈何近作數首書便面
奉去孺子不知終可教不蘇長公真蹟一卷王少
微私印二方輕吹一端奉寄足下近況幸以相聞

與周元孚

往歲得足下尺素追往道故嘆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婆娑嘉
對徼寵靈於足下自謂范張可作管鮑不死洵弟
以小吏奉奔走之役羈泊分手厚足下時之過我
逆旅相对黯然雖藴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
念此便使人心折足下形姓珪組心眷雲霄三歲
之中兩得請於上旌旄翩翩日從鄉父老徊翔
故林昔人所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
方浮萍於南北賤吏災罹疎耗心力歲月云迈侵
尋二毛真世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

漸深世味都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
以接竿或尋旦下荊南葵澤之間所非至情而言
之愿指蒼天以為正讀懷人諸作言言璀璨句中
之奇何多耶近者出薊門下潞河癒邉陲返荊楚
登覽山川篇章當更倍擅矣不悵見寄君家季子詒
我長牋揮霍雄藻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以
君家兄弟之然寡儔使人情伏懷諸君近作效顰
西子幸大賜蚩黃高丞罷官還遣吏從行更布數
語冗次據案勒狀百不宣一令弟不及裁書聿為

致意

答徐孟孺

足下出門諸邑佐俱報罷官兀然一身萬事感肩
之俯仰天地之間太無聊賴宦情日以蕭踈如秋
天雲以故身在百冗而心益以閒清夜篝燈朗朗
兀坐懷人念舊濡毫信紙得詩六十餘首詩成寄
寫無可與語者急欲寄足下一賞音而平頭奴適
至良快僕許姑無論其工拙五言古詩以一二夕
得六十餘首僕亦大捷捷矣哉求足下直言揶揄

之勿有所諱慕吳生久聞其名来書小傷於拙何
也豈刺成當不爾耶

與上元美

友人馮開之開美工古文辭為人亦淵懿不與流
俗伍雅慕先生躡蹻攜簦願以壯而之礼見不佞
覩此君意念深矣先生其猶海乎以為百谷王則
馮生者宜不在麾斥之列馮生又悄解禪理閔不
佞紛溷日墮苦海勸不佞稍讀西方聖人諸書以
求自解脫不佞畧叩其旨即未必登彼岸此於人

代亦可謂超然先生試与一談无逦法眼矣近購
佛書不可得敢從先生求楞嚴經一副本退食多
暇結念友人得感懷詩五十餘首錄去求先生刪
定

與百穀

晤友人馮開之過坐頭佔三日自抵掌而談天下
佳山川處閒及玄素之通甚適開之開美有致其
言室礙更精詣相期共脫進賢冠築室西湖之上
老也言之津七至而夜不能休多世外語若使王

先生擾胡牀揮麈尾而談當更有進於此者便可
令西生咂舌矣恨不得同此燈燭光帳恨何已新
春協風亘至農事方興天何復霖雨浹旬元重
因何以官為使人宦情益蕭條亡賴人奴不識大
賢至為業千鈞之弩邪聞吳縣公已移去誰當聽
此者雅聞胡侍御公高行亮節竟坎廩抱往过無
錫不能一造其廬其為長恨可言誠得以筆足供
役甚愿不敢辭叁中舟木為雨傷未大爛熳當是
舍芳而待足下惟是下来為牡丹主人

與瞿屠夫

去歲居頡得足下及賢郎書語意高古情寄沉鬱
廣卿信窮愁何其言之工也足下東髮讀書有如
徼天之靈蚤致雲霄立　天子丹陛之下即摛藻
如春華亦詞人遭遇之常尔安能歎咤厄夫驚動
六合如今日哉今夫大海峰巒秀特一望浩七乎
波安流烏瞰奇觀遠長風下擊洪波湧起日月跳
而不止然後見其險絶也屈大夫即才気瑰麗非
煩寃胡有離騷韓之孽公子不遭孤憤其文辭欲

齒於蘇張諸君何可得乎居視司馬子長一瞥史
及其下於蠶室爛然文采遂與五嶽四瀆比壽而
日月齊光也僕嘗試與子乏下一抵掌而譚從古賢
人才子童牙逢時白首富貴終身不見窮愁之事
者何人生元一日驩兜有万世名蓋古今同病矣
僕年三十五得一第三十後為小吏足下謂僕遇
乎不遇乎乃三十年以前人出之所謂踽踽涼涼
無一不倫嘗之矣而僕未嘗一日佐攢眉態從此
三十八年而往世間之業悠悠憂喜何復能入僕之

眉睫又況習其肝膽哉僕亡匿竄伏世網不當作超然
語苟世人肯掣檻穽而縱麋鹿則深山之上長林
之下此樂可以忘兎吾聞英雄不為將相則為神
僊免其將相而令就神僊之業亦人生大快何不
可耶故僕竊以為屈平子長諸公不以此時觀性
命之理極逍遥之樂而令毫毛賴苦垂空文急而
託於世是去人禍而復自投天刑也僕以為非計
子房四皓均為漢傑良也慕封侯之業而四公卒
抗帝山之操今足下以罪羅公車則有帝山之芝

可如也足下勿復為窮愁恐為四公笑古人豈當貴之逼人而甘心於清泠之淵如足下以絶意富貴為窮愁即賢不肖何止九萬里哉世人見僕終日欽欽澡行勤事佐吏良苦謂僕故脩名者且以此求聞於世梯通顯為可謂安相寨廊之士僕不能以官為逃亦以此為逍遙者也身為不才吏日崇穢德而求逍遥豈不遠哉顧多下自廣後五年而尋僕嵩陽庄廬之間元孚亦可與共此者臭味苟同煙雲不遠

與開之四首

別足下嘗苦不得見晃輒恐其別也河干分手良覺銷魂婁東謁二王先生罷便可解維僕且自趣焚香掃地而待足下敬遣小吏迓僊舟河干返盻頭尚須臾三日留不見足下一日為三秋矣足下遊處即以三朝為一歲矣燈前崔語如聞天樂

足下既不能與拘囚之士數十里外羣諸豪少年酣暢長嘯大語髮鬢乘泠風問於予耳不獨恨恨足下且以妬諸公矣宇宙

亦大寨廊矣十洲五嶽何往不可容一么麽屠生而區區以升斗故徒人淳嗤下佐生涯良足自鄙又安得御長風騎六氣而從足下萬里凌虛徑度也不穀亡望矣惟願先生丹砂蚤成惠一粒拯我屠生即無他羨風流調咲亦自可人異時閶風之上具炊之下無我寐寞也来役候足下行李裘而後返此人頗樸實堪奉奔走足下命之返乃返廷韓長孺欽之非之仲方諸君佐何狀吳会山川為是下及諸君驛騎日月五星至奔追失次徽聞真宰上訴於　帝謂公爭太樸哉僕又愿公爭小戝詞鋒乃僕亦不能自戢也言之失咲君典若来千萬馳急足報我

老母以十九日拒官署距仁兄行一日尔輒荷見存敬道雅意於老母前矣仁兄之華亭日與諸故人燕咲為樂第一別足下便與輿槖為伍退坐一室蕭然泬寥念足下腹腸真如車輪第固不知為令念足下而後知為令也堂堂六尺坐困五斗五斗亡一所恨恨不得飛揚隨足下尔旬日返西湖西

胡花事且爛熳然君家鴛央湖當亦不減嘉則眺
日書到云仁兄曹有湖上看桃花約渠且有渡江
意仁兄歸當與此公遇僕益怔忡心動矣木蘭舟
上幸為我酹一杯波臣去冬大雷電吾鄉有人被
擊死者有子殺母者天時人事如此可畏哉今春
又久陰雨不解將来歲時不知又若何夢不才蓋
竊升斗於此朝夕欽欽靡敢踰法度尺寸竟何以
稅駕奉教以来小暇即焚香而讀楞嚴僅舉其句
未得其實詮如煩熯人飲水便自清涼當洗心從
鬬士求證正果毒龍弗棄弟子憲愚相見无期可脉
紆軫
小刺足下與長孺意既決敢不惟命新舊豪並奉
去在兩君財擇目錄且先刺隨有得不妨次第寄
往兩君業為叙嘉則宜有佐敬遣吏持上原臺弟
檢閱不日有入淛西湖工直弟自處台兩君貪士
茶如令牀頭猶有俸錢不以相累費公神思可爾
與孫以德二首
隆誄庸薄命行與時常相左天循不薤小人得幸

於二三兄弟二三兄弟咸海內名流不我嗤忝使
得把臂而講交遊之禮押心頗影誠不自知其何
從得之豈不以隆鉏翻行能不齒而甘中頗實亦
為諸君子所寬世人了不識厥以謂璞屋生何
乃抗顏人代間多大人之遊此豈惟他人雖僕亦
自疑之矣然僕亦知自守靡敢益浪以廣誚道惟
是二三兄弟驩然如故蚤夜濯磨居恒思一旦護
落以貽知已者羞庶非至情慮指瞰只此中巨室
責人敬事以禮宜之不能佐諂子非禮將迎身處翩

賤不思勤宣職事以安義命而徒矜濯嬝毋為容取憐求理於大人長者之口不惟僕羞之亦
先生之所弗是也居此中嵗餘頗以志行死他為
賢士大夫所併容至部中父老子弟父益相安僕
守身如處子即一擧吠尨真不敢苟不獨力求為
文士解朝旦亦自免罪過而偶遭天下寒廟士不
堪時露抗浪非敢云英雄本色亦端為習氣未除
仁兄何以進之泥塗賤士何能一日而忘雲霄故
人念我當亦不減會面无期壯望雪涕

以德太史仁兄足下數日前邑貢唐生来附致公
行心緒如蠶絲了不可抽抒心則易下筆則難僕
以不肖聿厚仁兄友藉仁兄之視不肖何如蕭朱
款款於下泉張范陶公於水文方之今日芳風不
減往得足下書中有一二樂石語覆露不肖深羙
不肖卹死識不達足下小有嘅薄雅意便疑足下
寒賤意佐書奉荅頗傷和平僕之鹵莽乃若此譬
之嬰兒祇以一摶黍故便足號呶涕泗橫集僕行
年近四十而循有童心宜志行不立德業无聞也
然謂非厚足下不可長閉之怨圍扇之歌怨生於
情令僕遇塗人當不若是又意氣易動妹為淺夫
而悲喜咸真不失赤子之美不肖流落風塵三十餘
年涉世多矣中間更歷人情變態不可謂不深搖
精汨神鑿此混沌即令滑稽圜轉何所不化而自
信赤子之心終未淪喪即事親交友務篤厚不敢
浮游禔身好廉潔居官而有愛百姓之癖咸根至
性非有所為而直以氣質頗近豪爽通脫自快世
人不貴溷詮第以為孟浪之士不復可以仁義羈

泄為如是則孝友慈惠忠信廉潔必屬之闒茸懦夫而豪爽快士無一而可即藺長公文丞相諸君不大稱寃乎此言又近童心聊足為足下捧腹之助僕居此中日勞神塵溷疲則篝鐙兀坐焚香啜茗近頗好讀釋老諸書真心寂照恍若有浔大地之中紛七擾七何異朝菌栄枯蚊蚋起滅敝精勞形以從之一旦委謝尽成虛幻大丈夫當包羞造化而乃為造化所包羞不能俛眉強顏与鷇鶵爭食也世人仕宦託巢山林往往虛而不實口結煙霞情繫軒冕彼固聊以此為高致非本性也僕自無貴人之肯富家公之相非敢遠託山林為高第顧影自照此子似終窅丘壑而足下此興不淺而業為人所器識恐終不浔自解免進而三公退亦尚可浮五湖名在波煙又復挂蘭臺石室如韓稚圭諸人良亦不俗足下圖之

與董陽明

僕之踈庸迺佐簿書吏又浔巖邑也匪敢云干將

清履其實使跛鱉也視事以来日夕欽欽求
為文士一解嘲而才力短矣往居東海時好弄筆
墨日以執鞭之役從諸君子遊多聞齋給如是下
尤不佞厥汪想顧不佞居江沚蕭曠之野與是下
遊處稍不便不敢時時把臂相歡然相見未嘗不
款曲也今不佞不幸為吏為吏又法所拘持屈首受
事不啻如囊時追隨豪俊雅遊而私中紆結如幽
囚人男子在世不得封侯廟食希天壤之烈而垂
竹帛之聲即五嶽四瀆何處不可寄傲何至局促
一官眷戀五斗為造化小兒所籠絡長往決起會
須有日不即引去者少見梗槩以求託於世數年
以後捫蘿樞霞此言如孟浪終當自見伯翼不通
一字者三年送足下小及不佞僕猶感其不忘足
下之上海不肯為不佞屈固知逸鳳游龍非爵羅
所制讀来札宏放轶塵消讀高篇文纚纚整暢歎
伏何已小刻板已毀自去年来久亡此豪青溪集
板嘉則先生業持以去亡以奉命里語請教敬附
不腆

與嘉則先生

歲杪無便羽無從一寄訊念先生不去懷中老母東歸承先生時過存具見長者高義二月十九日家兄始奉老母抵署中得先生手札如睹先生之面矣村居多暇誰與周旋新篇幾何渴欲一洗塵心幸不恡見寄花朝閒之兩度見過居齋中俱數日劇談高牖驩如常時恨不得先生在座吾兩人相念如此時西湖春事正盛湖上樓船隄邊士女六橋楊柳夾岸桃花良可遊適開之正在歸途先生以此時出門計三月初旬可值於上開之高曠軼塵精通內典薦於友義深於人情雖玄朗出世而用情特厚知先生深至日夕與不肖私語可謂傾向大賢屬在肺腑論交得此真自可人先生西湖之興小闌不識能便買青溪之棹不開之出門峯穿退食偶暇譔得嘉則先生傳一篇傳先生固多名輩乃隆不肖敢自謂知先生於行輩中為最深握筆者余小子何敢多讓文字即未精工其言先生大畧若是敬奉去惟高明自擇

馬中間描寫胡司馬及先生行實一二頗浔英雄
本色差少泫慶耳開之固欵為我翻刻小集不浔
已付之先生傳亦已付去外臨別時有七言律一
首送行李不及錄纂之武林寺持原稿付梓人新
舊集再乞先生一列冝馬歲歲又復苦陰雨連綿
今月廿二告城隍神是日乃霽徼天之幸二麥有
望矣来書言明州災異可畏濫竽一命自多苦心
先生飲水山栖亦復有世道隱憂夫婺猶不恤其
緡而憂家國況先生哉　敕田牀鄭朗仲祝諸君

時時握手不心緒多端臨書神馳百冗不盡所欲言

與孺穀

仁兄客吳門弟不能尋一便奉晤中心軫結而足下亦悵雲間睦步不啻蹙過衙齋睚致書百穀謂足下不念先司馬屋上之烏誠恨之矣司馬公墓銘幸見惠一冊睚於雲間一友生處見則百穀所詒也祭司馬公文去年承兄賜豪旋復夫之今馮開之太史固請小集翻刻此文似必不可不登梓者開之客武林足下可寫原作付之或攬弟轉致

何如昌家諸賢昆季仕何狀久不得一奉晤言結
念良甚為司馬公舉襄事弟坐羈職守不得奔會
塗一申白前絮酒之哀恨同終天孺覺孺愿二兄
不及裁問為致拳拳伯翼不通一字者三年弟三
致書矣近仕詩送董陽明遊小及不佞乃不佞猶
感其不忘嘉則先生東海高品今論定矣足下不
可比屋而失之百遍過從一夕千古

與甘應溥侍御

往歲居京師幸得以周旋之義數奉顏色接緒論
則見以為足下倜儻之士閎廓多聞即亦徒得足
下之面而未得足下之心今而知足下高明標白
皭然垢紛之外闢茸剪庸之徒固嗤去不論雖世
號稱伉爽有氣者尚未必能歷足下之藩垣丸土
夫之氣揚而光外耀者其器猶淺矣至人懿德
壁言猶滄海焉上含元氣下為百谷王尾閭洩之不
為涸川瀆歸之不為盈是所謂上善也足下之罷
似之交遊中得士如足下可為吾徒增一恒岱然
不佞竊有疑於足下之言云足下苦為今僕苦為

吉士耶非足下之言令亦何苦吉士亦何苦矣
夫可黔婁可公侯何論其他足下拔俗之標逸群
之骨了了於此久矣此兩言當為僕發然僕亦有
以自廣自為令以來示同囚日作愁眉人以譽聞不為
足以稱若而僕未嘗一云云豈亦所謂故人知君
喜以致聞不為怒頗勤職事寔嬾將迎升沉之事
一二委命主者而足下云云豈亦所謂故人知
君不知故人邪簿書小暇亦惟是二三故人焉開
之沈嘉則時時相聞問而此中有士曰吳延韓徐
長孺彭欽之皆藻雅冲亮可与言僕雖處泥塗苯
悶也偶意興所到吐一二里言伊吾壯窓下自取
快意而止而謙者有謂空文无當无補於殿寂之
毫末所知遂舉以相戒嗟嗟令賤子日夜工雕虫
之技而置民事都不問以廢職業而買虛譽則吾
豈敢僕不過偷取一時之暇或夜懸燈而手一編
以解煩散鬱及吐一二言自為適固非沉酣其中
者也居官而至以讀書脩私文為戒亦可悲矣夫
官之稽德足以敗官者何限而獨文章哉屠隆東

每男已進不得志則有長竿可投何為呢呢自苦足下冠惠文冠立柱下為貴近臣賤吏瓚尾不當復為此言進然足下之恬愉非心有其夢官者是以僕輒參口死忌不然者踽踽屏氣噤不敢前矣

瓚瓚答陳伏惟澄照

与董太史

弟之於仁兄豈特附在青雲之末稱兄弟行然後相善也益自總角同遊騰摩外託交遊內連蕭蔓義至厚矣其後以貧賤之故訟飢食太末又出入稚

相親無何同舉於鄉成進士又同也中間閉塞除夷鮑叔吾情好愈篤兄弟行中更逾常倫今足下聳壑昂霄天下想望風采而弟顛頓支離淪於鄙賤諺云為尤為猪此其驗矣累屢踐素殷殷款語故歡如昨不以泥途見遺弟是以益信足下長者而不佞未布其區區恐足下自以貴賤常格迕於引嫌收心退縮則弟益不知足下矣故敢提肝挈膽一吐露焉然不佞寔非敢為

至寧亦未始過自引嫌以避長者冗故尔每一念
至心嵬長隉杌不安仁兄出入承明之廬珪璋特
達氷壺朗徹西来好音日滿人耳而弟奔走瓚庸
徒奉虎子而事貴大人不意邯鄲才人嫁為厮養
卒嫗長恐一旦墮落為知已辱逵中厨下朝夕惟
慶蛾眉薄命得免主人翁撼梦之罵詈足矣榮華安
敢望仁兄聽此當為妻其來歡佐書時偶亡好懷
語多踈鹵失次幸毋以為誄年伯父母而下卹卜
亮平安善飯幸遣隆問訊

與馮駕部

往居京師受事司馬署中雅知明公悼洽之材忠
篤之慮韜精藻光光不然外耀沉幾内朗真人倫之
卓絶吾徒之師表僕私用歸往而天性踈拙不善
納交明公亦復高玄守雌恂七厚默莫逆於心相
視点不咲矣以故日處一堂比肩而失明公夫彼
與相慕悦有當於心雖故知不過而魯無一言道
所懷如山林樵牧交臂遊處甚習而了不通姓名
僕以為狄有太上之風焉馬即不蚤結託固无恨矣

從此以往見面會心而有不稱故人者非事情矣
讀明公所惠長牋文字高古識慮沉雄至讀韵語
現壯奇麗坐失岑王遜谷談說當世之務鑿七竅
窾抱忼慨朗暢之氣而以平和出之固知明公暐
曄君子他日不獨擅文章名家要當以功業顯乎
今天下有士如明公即僕又不得不私自悔其相
知晚矣不佞待罪岩邑奉職七狀境內災傷蚤夜
湟磨罔敢惰棄而才智鄙庸亡能佐黔首之急之
一二何以仰副拳拳敬修不腆之辭奉候下執事

冗率無次謹納不宣 三兄弟譚愛

與陸敬承

不佞往居都門辱二三朝不把手輒有山河闊絕之
促席每恨短晷或一
思而足下顧獨迴車息影不為通者半歲偶遺於
路掉臂參如市人僕素憒憒不答深中便謂二三
兄弟中厭薄不佞者無如足下而不知足下之鍾
情特厚也不佞憜瞀亡識固誠是自哂而足下之
真誠闇樸了無機[illegible]

足下之言云僕雅愛子瞻見同僚中又偶不及佐
不及懷一刺為通及至頡頏數語去後未始不悔悔復已已偶而相諫亦
偶而相厚人情有如此豈非太上之遺哉自是歲
累月不一會會輒雖然也嗟嗟僕自信平生踈而
往真了與世俗異而機事猶未忘盡機事都盡未
有若足下者也酒德同於伯倫玄同契於蒙莊所
營者特猶有文章所多者實爵爾長若世人深不
深則以為淺夫不可與任事天下事豈必深者所

了深也而其器易滿不失為淺豁達踈朗之士但
不為機穽臨事當機安知其不沉雄即淺亦有深
也方寸溪谷對面丸轂一跌不收立得苛禍亦深
者之過也提肝挈膽洞見底裡為人所易又為人
所寬亦淺者之效也足下真僕之師富貴不可以
巧取巧取而得者其命固得之也命得之也巧亦
来不巧亦来不然造物紙破壞之矣天下巧者豈
少哉人謂僕拙乃僕猶恨其巧以僕方般倕則誠
拙若比之抱甕灌園丈人則僕之機事亦多矣僕

帝成出僊佛不遠今之荅塵埏中者徒以未大拙
也足下近真人矣何以教我指我迷方開之冲淡
可與足下共脩淨土近訪僕署中盡遺氣溷作世
外語如飲氷矣此時悵不得与足下印正焉

与箕仲

足下居西曹間遷迴以筆札之役頗聞勞神良工
苦心知者亦不希矣世有賞音何妨奏流水聞一
篇每出長安紙價為貴也昔錢郎之居京師未必
如此聒足為吾曹吐氣若弟之濩落當復何言數

奉教賢者擇地而蹈不敢踰法度尺寸至骫骳取
憐洪恕以買名幸實鄙賤所未能直以競誠無端
而浔罪大人長者有死不敢為若苦細泯而媚貴
人屈正法而尉私德誠鄙心不忍也悉力周旋使
人人浔所欲而去以無失名喜即僕亦願之然人
心不足多口亦大難調矣畏貴相知心幸以格外
見亮若朝聽一愛者之口便可伯奚暮聽一憎者
之口立為盜跖僕尚何賴乎矣而自信終不敢為
穢德以負知者昔人有言靈為刑罰所加毋為陳

名而短僕念此矣所以不求知世人而求知足下
如以多口交譽為賢則阿大夫何以熹如必以毀
言日至者為賢則龔黃諸公聲施後世矣此何可
為據僕居此中充治狀可稱弟不但操行即一顰
笑亦不敢苟而曉曉者猶向肩吾不佞僕何敢知
其人即知之何敢恨也善乎馮開之之言曰用君
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僕雖不肖敢忘此言然
僕寔有一事不敢為知己隱乎生好奚筆墨今為
簿書吏固嘗決意於猪研專志治簿書庶幾浔職
而偶遭文人不堪於飢又好折節時賢旁觀不參
或以為近名百日墨守一朝而失之片語出人間
便足誨妒明知其如此而不能割也譬如甘酒者
音者雖復受戒父兄時或當前故病旋發使僕盡
捐筆墨一意簿書便覺太無聊賴亦不能知有官
人之樂矣然以此故長恐為世人口實而動苦恒
倍於他人黙首之事以自任之即至徼瑣勞瘁不
敢辭足下所知也薄命之人進退維谷假使僕稚
無文彩之好而別有涼德人將舍我乎語云順風

而呼業今呼逆風美何施而不難也滄海之曲可以投竿僕不當攢眉而向故人竊慕之言不覺覼縷恐足下厭聽

與楊公亮

開之來具道足下氣骨勁爽真張曲江宋廣平之流而文采過之又手開之相詹開之玄寐穆愉間露豪氣細扣其中終是風塵外品僕居鄙穢賴此君相存鋪吾習氣進以玄理每一談對如披松下風泠然清絕僕流落湖海三年中間

涉塵風波飽嘗世味不可謂不習矣逕往者居長安循以骯髒有聲不能諧俗逢心頑質非可物化遠淪一令日佐涸子驅馳糞壤間內為文法拘持而外遭官長訾詈乃始降心屈首俛而就羈紲多務勞人百憂相煎習氣漸平似得磨鍊之力而頭顱亦日漸種種矣牧邑新土瘠賦重民貧俗囂介於諸大縣之間大長者多如星豪右窺伺徭役蜂湧大家日責礼貌礼貌失旁睨案牘山委冠羞則大家怒小民日望息澤息澤不下則小民怒一

意寬卹黜首而脩令之職事則勢格不行易以滑
罪置閭閻之隱憂一切不問而惟悉力奔走將迎
則失居身之義又民亦有口不可防也甘心媚恣
則官常大壞而必不免操行皦皦自可亡媿而必
未必免其故良不易言清濁之閒又非士君子之
所宜自處也將奈何哉僕本疎眉薄命斤斤以法
度自守庶幾不為同袍羞又見此中宦苦災罷勉
為拊循厚卹小民而薄奉士大夫外閭閻之費
而內自甘澹泊此不俟區區一念
為令之
今也而旁觀不悅反指為好名假如僕日就
不肖以身為蠭豈惟此中士大夫弗與足下亦
明目張膽而斥之矣其間曲折如此未可一數盡
也足下以為僕遭此苦那不苦那罣語有言咲啼
俱不敢方信做人難僕甚類之言此不能不破壯
士顏矣僕亦何苦而道此煩悶事向足下嘵嘵不
休顧盼江湖俯仰天地於是為快然語而罷足下
亮之足下奮翼雲霄名位日趨文章命達絕出寒
賤僕不敢妒亦不敢羨也萬物各有今安見雲鳳

而蚩蚩俎安見籬鷃而羨大鵬苟知其今何不逍
遥僕偶捉筆向故人道往論今遂爾感慨僕平居
宴不長如此僕而長如此不達甚矣

書

與李之文
與歐楨伯
與王元美先生
與沈少卿
奉少宗伯余公
與李臨淮
與陳伯符
與沈君典
與沈茂仁
與顧寶甫
與沈肩吾太史
與王敬美
與馮開之

賀伯閻

與沈君典
與馮開之
與王百穀
與王百穀
與馮開之二首
與沈君典
與馮開之
報開之
與君典開之
與王元美先生
與周元孚
與馮開之
與田水
與君典開之
與沈嘉則二首

書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與李之文

家兄奉老母拉署中正擬足下與俱不謂竟浮空札登然不来也懊悵何已董陽明博雅士僕居四明時雖不出豈肯還往然契兼相期矣昨至海上使人持足下書柬自為長歌一章長牋一首見投僕為書荅之復為賦詩一章附致之成足下雅意足

下閔僕貧吏無以為家為僕置負郭田三十畝僕之饘粥稍具矣不妨便老也諸故人終始竟屬之文固知不佞眼中不失人

與陳伯符

不見伯符三年矣江上烝風都門夜月聯鑣結轡大隄曲巷燒鐙把酒細語雄詞顧先生雲煙俯仰無天地此驩若可長久侯王何責哉匆匆日之間星流霞散伯符折而西如斷鴻一雛本根相失茫茫何之每念瓊枝心斷何言足下驕癡長安稱失意矣淡有才如安仁年少而風流又明粹溫柬穆乎老成秉心內朗應機外眞東序天球的烁國寶即坐令青氈佐三輔師表言為春華行為秋實持論折角說詩解頤良亦遒又何如老廣文白首龍鍾而猶婆娑此官哉夫賈生非不抱長材習知古今治亂稱開美士弟才識英朗器局未定不無跌宕喜事之習所以窘步乏下之材具不臧大傳讀足下五策坐失治安又青年而有黃髮之心矣前途雖遠何來不到

僕百孔猶昔爾三十年以前奔走饑寒三十年以
後勞苦簿書賤歷艱難備嘗世味者無如不肖而
知不加違行不加良人物伎倆居然故吾何以見
足下今得艱邑煩苦萬狀足下所知也勞苦甘之
此則在我者其有不在我者獨奈之何以為私利
則甘置身不肖而名行盡喪私利安可為也以為
仁義則或指為近名而反以得罪仁義安可為也
僕雖至不肖終不敢自處穢德以辱九族而負交
遊至是非毀譽顧悔升沉懸解久矣足下勉之光

性亦漸以漓矣儻忽之鑿混沌將為若德達害之
爾僕暴居長安亡所恨恨不蚤自結交先生亦不
知先生之拳拳於不佞若是友人馮開之來言先
生亦言李宛平宛平奇杰士注念僕良不淺僕心
感之不及以姓名通蓋不佞平生大都不敢先人
今處疎賤益以局促先生為我謝宛平公友人来
得先生詩一牋一雜劇數種窮兒暴富矣敬羡罷
官歸山林生色近讀其匡廬烹口諸名山遊紀固
知其有分日天放二龍乎屬北鴻有便布此區區

案牘勤勘率爾不次

與君典

條風駘蕩景物明麗郊園春事當盛花下玉缸有良友固善獨酌亦自成趣海內豪傑咸詩所屢即朗寐異操出處殊致尚都不失逍遥獨不佞淪於糞壤即今青陽之月蓬垢而對囚徒天尭刺眼鳴鳩聒人坐惜春光攬於簿領所幸故人馮開之從錢唐見存亦竪頭數日去之婁東謁二王先生復還亦數日耳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孤悶去矣開之出門旋望嘉湖雙眉放數日遂復攬先生寧有意乎曹生遣使候起居彭徐二生亦以長牋奉投便致此語不盡不盡

與元美先生

適有一客從婁東來傳言上元夫人遣一力士貽書報先生名占僊籍勸先生脩上清之業百歲後白日飛昇住蓬萊山頂盍有之乎先生學窺岣嶁語破鴻蒙故自非人間凡骨今髮髮半如銀矣而顏猶十五童子佐堯花色僕固疑之更聞時下業

已往去文字之緣壹意脩真服食誠如是先生為
韓稚圭婁娶人代遂翱翔清都真千古大快事下
士賤士聞之心神躍躍飛揚天地之外也果爾圭
勿見秘勾漏令苦丹砂不成奈此塵劫何即得為
八公鷄犬亡所恨惟先生命之敬美先生遂得請
乎急流勇退亦神僊之亞子念遊台岩歸不
與沈楙仁
兩浮足下尺素宛如談對不使自拉吳中勞苦倍
於居頼時故人音問往往闊絶每握筆欲作一文

不知殤之為彭不知龍伯之為僬僥不知僬僥之
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
朗邪流而五嶽卽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
蟪蛄者飛卽翼而翫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
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
貴被裘帶索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
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
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
可回也月可揜也電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

求可缩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惟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不有何所為何所不為有而有為而有為而為無所不為無有而無為而無為無有而有為而為有而無為而無為無有而有為而為亦理也無不為也有而有為而為理也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為而為亦理也人之所不信也人之所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夫貞而方蒼蒼茫茫者何物曠而煌煌朗照八方者何物嵲嶪而蘙蓊森而茫洋浩浩湯湯者何物戞殼砰彭閎爍而有光者何物鬒而清揚顧而目

令德青雲伊始慎修功名僕當先至四明天姥上掃一石以待足下開之諸君良可與語俟足下了廟堂之策永結煙蘿之緣裁書敘心足下亮我

與歐楨伯

僕居東海時則雅聞南海有歐嶺山先生其人明智而敢龐博學有高才文章如司馬遷轂詩如王維李頎戛戛翼翼栖恬於勢利又如楊子雲僕私心慕焉然賤性踈好詩文而不肯精好折節賢人名士而不能納交而至杜門下褰手一編隱几頹然

自放起而仰視遽中飛雲便以為造少年結屋曠
野大江橫於門前春雨秋濤長風卷對靈潮杳沙
洪波浸竈下者淡旬僕乘孤槎往来駕鷺群飛鴈
鶩相呼人跡罕至此時少且亡賴直思騎金鼇背
上出海門一至王龍伯國而還以故野性益習踈嬾
日甚偶不自監濕從諸公遊都下譬如海鳥一旦
去平沙島嶼之間而遊於上國彷徨自失矣以故
居都下亦閉門下楗居半歲無一人知者會友人
伍君客死僅尒哀而為文以哭之為沈君典馮開之諸
君見而奇之問為何人佐或以僕對相約聯騎過
我三及門僕猶堅臥不起諸君排闥尋我臥內僕
不得已強起擁布被據庋牀而與之談談有頃迺
呼童子取衣冠諸君信可人自是日取酒掃榻而
延此二三相知二三稱習不佞顧益喜無日
不見過旅舍有淺深
至丙夜不罷主忘而諸君忘歸忌其下或張燈
然而合諸君忘而歸主忘而踈二三相知偶
之才之德之氣之識也以先生

途人若 [illegible] 有賢 [illegible] 剌先於僕
出僕之 [illegible] 眞之 [illegible] 而命僕無
及門僕叩 [illegible] 庭而未嘗一及私事至今使座
董後稠 [illegible] 主先生 [illegible] 僕面孔僕之踈嬾率直誠為有罪
主先生 [illegible] 也當棲野宿之人偶徵時事驟
然宴非敢 [illegible] 而躡草履漫婆長安耳目盡易心竟隍杌安得周
旋俯仰如素官舉止山野則其固然苟非深察鮮
不為罪今屈首為一令世故漸涉周旋頗款而真

若此其篤至僕不能深知也比肩而失足下僕之
耳目不復可使矣開之来道足下頭藻蔚勃朗暎
人代不忝王氏宅相之親矣而顧眷然一椎魯小
吏迺知屈子者莫良亦近情便欵裹裵迹數千里
一奉清塵而還而罷罰羅羈人身亡羽翼江河遠絶
含意不申將奈之何久慕君家元美先生董以事
一登弁園自後書問嘗嘗通課厚王先生許可而
簿書之吏為文法所拘持不得長奉執鞭之役此
心良缺近聞敬美先生乞侍急流勇退便是飛僊

足下立金馬門下名位差不薄金石鴻藻鳳慶異
卿賤不若僕之廓落何足復挂
口吻哉人通顯動引山林聊以為高初非實際又
有興在長林而身絆朱紫不得自解免徒勤夢寐
者若僕則不必夢想山林會須有人放之威鳳來
儀遠除野麋祗宜
灼澤廟廊之士體貌穆莊豈宀
之人舉動疎野性
之所近真不可強僕今勉為一
令以求不媿兩間
懽交遊於其已矣羞僕天性冲
澹體亦清
於世間之穢腹有數廉潔自將
可以寡過願弟不
簡樸處猶可移之
尚愿不堪而況僕
中直以日為歲所
孚升沉不問僕之
守正而不阿庶幾
所能了矣譬如良
顰哮難為轉盼之
爾今為不肖之翁媪一
者何可數計獨杰何開之書

簡於廉潔而難於婞阿居壯方
之會非鄙陋所宜矣圖轉敏捷
之固陋用拙者哉艱難困苦之
事上有天地下有交遊志行苟
領邑而出也謂廉勤慈惠奉法
免乎頑有不盡然者此非僕之
能了矣譬如良
家女不事出為人奴掃除易力
動而得過人奴之家翁媪一

來用君之心行君之事安君之命旨哉斯言僕奉
以周旋矣種種苦情投筆湧及亦恃惠子之知已
伏惟足下鑒原

奉少宗伯余公

相公居關下隔不自慶頓首奉書致寒暄之私者
再矣睠賤小吏迺敢抱只尺之牘黷溷尊嚴炮罪
炮罪則以相公東海鉅儒人倫標的而隆寀竊同
重開固平生之所日夜延頸者隆自為諸生輒忘
其寒布之賤固嘗為書數千言瀆長者清聽則不
肖傾心大人先生非一日矣客歲神往相公不能
自已每欲遣一介行李問百福屬大計且屆期邊
巡引避不敢前而饑渴之衷莫可自制則於北湯
之便附布一言荒簡良甚言之動冤相公長者倘
不罪鄙賤伏惟相公德業侔造化制作參神明乘
時奮跡宣猷翊勳德配陽春功在亭毒此真崧高
重降列星再出俟嘉照史冊餘光被乘梓譬如太
雅振響其顧比於六馬矣不肖猥以踈庸待罪罷
邑雖稍知自愛而行能無聞何以仰副德意伏惟

相公少賜教植其何幸如之敬遣家僮馳不腆之
贐奉候台履不任瞻戀惶悚之至

與沈肖吾太史

賤子鄙性復跅弛行檢不足比數雅無鄉曲之譽
鄉父兄長者駭子弟畜之賤子亦甘寂寥退處江
壖蓬蒿滿戶夫猶以雕蟲薄技謬錄於二三知已
間有大人之遊家貧無藏書罕所涉覽偶從士大
夫借一簏寓目焉嘗閉門一簏而已學又無師承所
誤結師心獨出閉詮正覺徒耽耽伍野孤襌偶扁
大宗門所嘆不堪拊掌屬有天幸往往得承顏色
於當世之賢者不我鄙去如君家山人居然臭味
同也而賤子亦請以壯面之禮見箕仲長孺盛許
氣義比肩而論交賤子不肖誠不自知其得幸於
諸君子若是乃足下之文章行義卓絕今古即令
綿曠千載遼邈萬里猶將神交精馳躍躍決趣而
從之而況大賢近接宇下不得一當恐一旦先狗
馬以為長恨則以足下官京師侍金華而賤子方
困泥塗無從自進私心往矣比足下東歸即對家

田叔首問長卿無恙及賤子丙子壯上忌下又儼然損惠珠玉爛焉色澤蓋似深有意於不肖者一伍小吏日苦囂塵久不得一吐胷中積愫缺然為恨足下人物權衡誠無足當長者睞睐顧其志可念爾待罪鄙邑亦惟是日夕兢兢擇地而蹈罔敢踰法庶尺寸救邑父老子弟頗安其拙乃聞有向長者揖伍口語此必不肖有涼德於彼偶不自知不然者何以至此伏蘄足下衆其羞愚而教植之幸甚

與李臨淮

君侯青海龍種崑丘鳳毛束髮論交名無塁而走九域天下豔慕英雄延頸某不佞往者固嘗於交遊處窺見一斑私中良切頗安敢望執牛耳之盟無幾古人執鞭之義而遠方布衣常帶名字不聞於上都亡從自進及以公車之役旅食長安幸得以薄技見收於二三君子又幸得以友人之推轂交於下執事也僕平生椎鄙亡他嗜好獨如五色蠶魚好食神僊字又好折節交時賢而性復疎不

能骫骳取名圜轉滑稽以遊於大人荀非從容廓
相視鮮不對面而失之如僕之獲交於下執事相
驩蓋殊有數非偶而已也朱第傾觴琳宮飛蓋二
三友人往呼大嚱北斗下注星河倒流千載奇踪
真宰所忌把袂不數轉盼河山而僕乃為邑小吏
矣顧猶念君侯逸羣之骨不當湮以世俗相期敬
佐數語展訊故人僕今者叩閽吠則實以故人
非以君侯也胡元瑞不佞同袍友雅與君侯善今
居長安把臂定如故漂轉以来又絶音耗幸為不
佞致此情

與王敬美

往讀先生遊名山諸記胷中何磊塊哉睨幽攬勝
語語烟霞知先生罹抱尚平之癖無何聞先生疏
乞身季鷹賀鑑千載同聲矣久之不得的耗想疏
入不報也　朝廷固惜賢達恐未得遂臥山中季
鷹黑髮歸五湖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酒
良足稽達士而賀鑑白首始從　天子乞鑑湖亦

無不可百代而下豈以賀老不若張公哉盡了四方之志然後永結五嶽之緣疲尤僊骨朝披二品衣如李鄴侯要亦不失為逍遙先生苐稍遲之賤子遊道既踈世味亦淺放筏雖後於先生而及岸或反先之未可知終當杖策追先生於雲山煙水之間長公顏與當是蘭臺石室中人先生高才曠度豈應凡俗他日聯翩雁序並馳清都為區中一大快事賤子無狀誠妙之矣軒車東不得一面私心良恨昔趙咨經營陽令曹暠不為暠至真次望塵不及謂今人曰趙君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之而不肯坐總五斗室望車塵海內必且嫣笑其不比於人以袖障面自恥也先生寧有意乎奉去竹箠一握乞先生為書近作數首庶幾哉出入懷袖日披清風肯為不肖諾煩先生一慫恿之只足褻東精英飛越

報賀伯閻

昔人有言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今天下不乏英

雄而足下謂僕名滿人耳僕即胡敢為名高不佞無臥龍之姿而有麋鹿之性少栖海曲泯寂無人洸洋自放讀書粗了大義鼓為雅章好作寂寥語而才不逮情氣常浮格立馬橫槊意氣有之而不講於黃石之畧徒野戰爾縱衡江淮間或可得志何足當足下節制之師而足下謬見推轂倘非秉言乎不佞未嘗識足下面孔亦未獲盡發弢庫之藏往從馮先生所讀足一便見文藻跌宕胷懷磊塊嘗鬯一繙大畧可睹矣豐城神物可遠望而知

而況親捧瑤華單辭隻語足以明月交輝盈楮若斯之富哉曩一讀華椷香三日不去口因風遥遡遂投長牋三年不奉足下辱音僕心良未已也昏嗣宗就孫登藴門與語種種登竟日不吝夫以嗣宗之賢尚無一足當孫先生而啓其玉齒發其玄論即僕可知矣乃者遂儼然荷足下譽欸之音小吏鼓枻虹霓之光上燭於九天五嶽忽隱欸紙上氣何浩磊也中間高自矜許言不過實衆人所驚僕乃以為愉快不佞之才逶遜足下而間

情逸韵頗謂近之僕真是下之友也願以馮生為介紹交於足下矣夫榮名亦幻富貴何論達哉張季鷹但取生前一杯酒不用身後名杜征南沉碑或亦未達余登聖賢王侯蓬顆之上未嘗不泫然心悲也大丈夫苟不用身後名即文章亦敝帚麗公尚乎庶幾吾師乎他日不佞與開之方且共脩玄素之業足下才氣胷懷定然出輩中又願無以世資故抱此悄忽坐彫素心使者還幸爾寄荅其諸情事非相見不可悉不腆敝邑異借龍靈不備

與馮開之

足下坐古西湖領畧風月渌水奏曲桃花佐觴此造物者私足下無賴好事人復盛言西湖詫我使我邑邑不怡醜此印綬如墊絛鎚宇宙亦寥廓矣湖山之間若可容乃公止須片石不相假而令乃公為虜禪之哉昔人有言州縣之職徒勞人爾此非為戮誠以為無聊也僕不敢慕王公又安敢薄州縣第以此故妨我嘯歌不能無少荅蕭然苦乏饘

粥之資又無辟穀之術區區以五斗困一夫人先
生位置而媿范萊蕪諸公矣已下近況雀躍聞嫂
氏玉體且康出與故人賢者拍浮酒舡入與細君
焚名香而彈寶瑟即蓬萊僊人欲浔其處塵囂之
士豔慕何言君與驅有書來擬於今月過訪已下
湖上然後偕卿泛青溪之櫂而造物者妒之會有
長女之殤業已中止為之惆悵心斷嘉則先生亦
未渡江此中久不浔其近耗君房中弟亦吾曹一
喜往君房言即不出則不敢負人不佞且望之
矣此君終可人伯闇儼然撋書才致雄放高自矜
許當遂豫吾此流非孟浪者不佞將把袂論交且
又已下之友也新刻都雅可觀第僕意欲直稱由
拳集其上不必冠以屠長卿三字更善之已下所
刪十之三四為不佞藏拙甚善所刪去者目半一
一示来脫有一二文字可去而其人其事有當存
者尚欲為已下請之已則遂已之不敢自庇護也
近佺可多存不黔婁之家鮮有奇寶已下恐第亦
姑就其人存之若僕則宋人之自寶燕石良可羨

咲潰雞決瘤豈能自割須他人操刀惟足下留
意焉更望稍秘此事承命佐歡賦古人佐賦運以
一二紀不佞一夕而佐此其何能工然沉着不足
飄葵有餘方之江鮑血是宗門足下讀之懷當為
拍拍然矣古樂府詞佐若干袒用舊題出以新意
不襲弄人一語嘗見佐樂府者好遞相剿襲陌上
桑云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此古今絶唱而傳
玄改為使君自有婦賤妾有鄙夫可謂點金成鉄
手近世李于鱗擬樂府全襲舊語有一篇之中更
三四字遂掩為已物僕不敢以為然感懷詩必不
恐棄去今增唐惟良曹子念二首置之楊公亮後
徐彭二子敘都佐六朝語徐當為前敘彭為後敘
二子既佐六朝足下當為史漢嘉則恐不可無一
言王百谷於不佞有知已之雅恐亦不能忘情僕
往所自製可刻之集中題當云何足下定之不欲
棄去也僕近者玄虚日進亦情轉空誓降三尸終
期五岳甚不欲艷妓薄且銷損之又損以求真境惟文

字之魔尚未能伏足下清真大浔湖山之助近更
當精進幸有以教我雕虫之技恐終非至人所貴
滔思滑精為患亦不小倘兩者都不就文字不藏
於名山姓名不登於石室侵尋歲月董同朝菌僕
之進退安所攄手使吾兩人同處一室可以朝夕
相砥共啻去欿今復乖違若此言之抱痛愿各努
力勿負初心相見何時是下命之

與沈君典

仁兄出門遂化為車下塵人生不滿百何自苦乃
爾邑中無佐貳官區區一令尹事貴大人而下躯
庶務入視邑篆而出治水垢不及沐饑不及飧形
神且耗將安所稅駕美聞仁兄在弇園何處別開
之也馬上懷人淚及馬足則有蕨薇在吾饑吾腹而閒吾口何至佐如此
訊歸途當出何道幸不惜相聲或康山中儻可投
狀伏惟仁兄終惠教我所不輸心者如皦日開之
同東下不歸途必使人報我

與君典開之

眡使者来率爾訓荅殊不盡鄙情婁江還二兄會於何所想蹤跡尚留滯吳門如從泰山絶頂望疋練神目幾竭矣百谷竟通粳不過金閶而不一接此君恐終是缺事吳姬買不挾之艙中泛五湖此便是范少伯本色第太多蛮爾新人即能滕故聿勿使孫夫人抱長門之恨恐他日更煩長卿始謂姐事仁兄倘非棄言不肖無德以堪之不敢遽信乃徐察仁兄似屬至情不肖望永及此喜可知也有如青松不移饒日可指當遂佐千古奇事佳話此仁仁兄不在僕皇天有情仁兄當浮好女即孫夫人産麒麟兒請為後期此事望開之兄一慈憩之歸塗聿一相聞長孺欽之追送畫鷁歸言二兄情極薦託寄區區繡段輕羅奉新夫人裁為合歡被

與馮開之

何處別君與也沈即吳姬好不青崔月明短簫長笛沈即故浮與巖人俱是下別後五湖烟雨誰與為驩眡浮書見約望前耳過垂頭敛掃地焚香以待日来遥潦不接蓬跣泥沙政堪愁絶今日放晴

始有生色矣急欲仁兄來消此匈懷

與王元美先生

王孝廉見過拜嘉命之辱顧小子虛薄何敢言不朽之業先生愛而忘其鄙奇醜奬進後来此自先生至性敢不敬承日來搖雨為虐不肖徒跣踉將泥沒於脛矣敝邑幸春間豫築圩隄今潦不為灾天道放晴倘可無事而歲再潦吏茲土者罪狀可言還金昌遂買一吳姬泛五湖煙雨去古来英雄都日疚祗愿君與自妻江未免兒女子仁詒書以玆

麗見詫云不減夷光恐則措大面目未識絶代之姿當為少伯所咲先生業證大道不復當以此言聞要悉沈郎別後近況爾嘉則先生留滯上海顧汝脩家不通聞問月餘矣匪始得寄一聲未見報家司馬兒畯約以是月謁先生為先司馬乞墓銘至則嘉則與俱来先生方收視返聽遊於玄寂獨奈何丐文字者戸常滿屢此恐尚是先生一業障乎先司馬故嘗受知先生一男後之事敢以累掌故畯来能具言之

與李之文

日来勞苦不可言以天之靈足下之福庇聿善飯不病佥公等天之驕子而僕為天之戮民敢少快快乎所可喜者四月初四日夾剡室人舉一子彌月之先一日沈君與馮開之及嘉則同日来佐湯餅客各出金錢洗兒兩長庚星一少微星仝日照耀此兒而沈郎手摩其頂夫詫曰此兒風骨秀異不出二十郎飛揚九州他日文章不數阿爺科名不數沈郎矣開之按玉曆復云支干大吉盖沈郎即善相人術馮生善曰者言問小字於沈先生先生字之曰阿雲雲聞生兒也阿爺無賴烏能生佳兒克問過承長者粉餘但浔善伊吾阿爺小詩跪地佐虎子足矣才望富貴所不敢冀足下得無咲其言乎家毋健甚山妻免身後亦健僕以一清貧換平安二字無厘故人諸郎君析産居尊公當遂安閉此舉良是足下文譽日起讀来札殊爾雅操筆之業可不移桑陰而知慰浣慰浣業方伯遂不祿使人痛悼聞訃即遣祭帛生平大義頗盡黃文中

想當入目邇来治水禳田泥沒至鄰積勞殊苦毛
髮為枯猶記二三同心投長竿河曲雙柑斗酒趁
聽黃鸝聲不知閱幾世矣能不惘然

與周元孚

往歲浔足下尺素追往道故歎逝惜別故人之情
良厚追維長安把臂斗酒相勞清談名理婆娑嘉
會幸徼寵靈於足下此時自謂范張可作管鮑不
死洎弟以小吏奉奔走之後蒼茫今手僕夫在門
辱足下持觴渴我遊旅相對黯然欲行不行數視
日影雖藴李河梁之別不過此矣每一念此便使
人心折足下湖海雄心烟霞傲骨三歲之中兩浔
請於上旌旄翩翩從鄉父老迴翔故林昔人所
謂吏隱足下是也僕不肖牛馬於四方浮萍於南
北踐更灾罹殊耗心力歲月云邁侵尋二毛真世
之勞薪命也何言業已安之然閱歷漸深世味都
盡人生能幾兀兀胡為東海之曲可以投竿戚尋
足下荆南夢澤之間長嘯而入煙水永遺世氛終
證大道快矣哉讀懷人詩諸佐字字璀璨肉中之音

故多邇者出衡門下潞河廳邊陽返荊楚登覽山
川新篇當更修聿不悵見寄君家季子詒我長牋
藻思洵有足下門風楚雖多才要如君家兄弟定
然寡儔懷諸君近佐效顰西子聿大賜雌黃高丞
罷官還遣吏從行便布數語冗次據案勤狀

與王百谷

僕昨詒書君典開之過吳門而不見王百谷先生
亦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此後兩君書來云遂與先
生投分結契稱石交矣僕心良善然高賢佐佳會
於湖山名滕而僕不浮與命也文不無懊戒向懷
君典買吳姬以娛好相詫且雅感足下從吏不謂
磊塊丈夫風情政自不淺君典與不佞有女蘿之
約且指蒼天以為正矣先生有便亦聿一從吏之
僕故重其人非以其金馬貴客如君典者政使布
衣蕭然更可鄭重爾開之為不佞校刻小集敬懇
先生一言自知緇塵欲僭飾山龍惟先生圖之日
來治水襄田益以多事可憐王大令輩中人化為
泥塗涸子茅觀海內雅流非迴翔清華即高臥雲

月不佞禦奈何坐困鄙賤下與輿臺等僕今一不慕
開之君典而慕王先生三山五湖近在足下僕復
何言仰慙黃鵠頻娓遊魚開之約望前再過垂一頭
先生肯與俱僕且邀西山白雲以待足下

與馮開之

沈郎挾吳娃泛五湖煙雨去便謂足下買江陰棹
矣不意尚留王先生坐頭駐遣一訊王郎鉄足下
書奈何為情沈郎買一舟載麗姝而足下挾龍陽平分
風月大開吳門西太史亡賴東南霪雨疑二足下
所為不佞日来被髮跣足踉蹌泥水中上告雲君
下告陽侯駈癡龍妖蛟勞苦不可言今春嘗預脩
水田隄圩力障洪川而不佞手擲瓣香即操畚臿
救邑當得不灾有如兩歲再灾民生行且殄令將
安歸不佞苦情如此而諸君方把碑渠聽鳴瑟吾
當奔為故人酹一杯以無相忘即足矣足下蚤
王先生王先生細君且怒釜中魚竈下蛙矣王先

生計必私竊香圍啖足下不然者幾何不立稿来
書云江陰令将為足下置負部急赴之此嬴僕貧
佐措大面孔不能厚遇馮先生聽長卿雄談勝浮
千石黃耳米愿足下與王先生及家田叔速過僕
僕自駈龍呪神後情思太惱悅不佳須足下急来
此奔走縣門不佞弟之罪罄竹莫數美百谷盛稱
雙鬟至使田朮垂涎老奴猶憐況我乎聿携與俱
不佞當冠進賢執手板而拱立從旁聽一曲便當
令君片時風月也家田朮土木形骸魯男子自許
而垂涎雙鬟此不可曉手中宣廟玲猪肉一朝墮
地

與王百谷

昨走一力問足下想當達堂故不謂開之尚留齋
頭家田叔亦不相聞如張公子何故僕自東家立
爾寄嚴田朮勿怒此言大雷沈郎小姬髮才覆額
乎便携以去猶勝杜舍人歌綠葉成陰遶詒書馮
生誤以雙鬟為龍陽既乃細思之非也措大之不

解事可咲如此曾記馮垂蠡囊中青銅三十萬始
浔至迷香洞題九迷詩於青屏而歸若然開之今
日定須窮爾有故人在當不至唱蓮花如卿所云
僕叢在天門下誤回眄真人三千粉黛故被罰佐
人間溷子了與風月無緣然口尚多徵孽幸勿以
村翁訕我所云文生滅跡縣門僕故無從倒屣亦
偶忘君卿苒日書不及使人物色也足下咲僕重
雁門太守而輕逢掖僕媿皇甫威明多矣然謂僕
專下二千石足下非逢掖邪昔人以不識玄真子
為借吏僕之失於先施惡浔自解免矣僕自駈龍
荪雨来顧頼日甚急欲聞談天快人語一除煩懣
幸偕開之田未過我拜攀謦咳聽驚人詩来

與田未

嘉則先生客海上遲足下先過坐頭然後馳報嘉
則俱至王元美先生所乃不聞消息者久之忽報
行李已次吳門館於王百穀遇馮開之
良友佳會悵不浔從何日謁元美不俊業已三致
此意於王先生先生甚知先司馬磊落大節

想當即為搦管聞田赤稍從歌兒飲數十年老稟
娟睆施粉黛與少年姬接筆度曲乎一咲一咲老
母在家園眥極感君家母夫人細君雅意聞足下
旦至命婢子掃地焚香以待幸有以慰之

與開之二首

別足下遂曠若隔垂俟河之清相逢幾何西湖之
上氛峯週遭林壑窈幽窕不知何丘寄足下之杖屨
乎東望佇回稚堪庇絕錢唐山川清佳洵吳越甲
秀乃人物有風調若甚少足下誰與朝夕意到與
來或成獨往花下小車煙中游舫水窮雲起墟墓矣
忘歸此時而屠卿若在者其樂何云造物固不令
若此也足下聽然物外而下官日就鄙淪足下即
念僕當不如僕之念足下切也或都置不念非僕
之本懷何敢以此度足下今天下豪儁塞路何齒
不肖金石之烈渺無前期湔安仁有言身齊逸民
名級下士彈棊賦詩可以忘饑惟恨平生不能飲
酒博覽載籍嘗見寮廓之士為爵羅所羈以羣疲
夷甫諸賢口談玄虛心嘗絜朗而猶淖娑人代自

取譬尤有如諸公遂借孫登王烈長嘯入林何所不遝感昔歎逝情意蹉銷足下之與司命帝君似分義差厚不得已能為下官乞一廣文官僕之齒牙猶堪閣閣向諸子談經何久溷此中為往不從公等教令悔誠無地不然者何至只尺欲與一故人相見而不可得偶結一念便欲擲頭上進賢冠是下有可提我出風塵幸不遺餘力承仁兄及賢嫂氏念及寒荊果於四月初四夜亥刻舉一子沐髮矣作書時寒荊倚牀囑僕寄聲謝賢嫂相見之期在足下不在僕下官所與士彭徐而外又有一沈獻可者元美延嗣門下士也才甚宏麗元美亟所許可失意於時薄遊錢唐特為引見門下其人亦爾雖有致音翰舟中可與擊汰揚波足下輞川之裴迪也賢嫂才調不下子昂管夫人湖上管絃時一同晒聽不足下出對賓客則如子建入對細君則如相如直承明則如東方撫湖山則如賀監火食神僊錦衣巢許人代風雅事足下占盡乎誠妒之矣端陽前後如足下不一視戒縣中僕且為

文詛楚

僕盖寤遣一細仵物色君典妳西湖之旁至廿六日亭午浮飛報知君典魚服過足下業與俱馳至就李而不寤以聞何故兩賢相浮復何知鄙人鄙人之望見君典猶仁兄也兩君即厚自閟無逃闌尹矣爭之用情如此天下有心人渴饑之秉二足下何以慰之言之飛動

與君典開之

千古西湖為林叟措大所點今幸浮二三大英雄二淀之大為湖山吐氣湖上諸仵似有神助是日晨起眉端仵紫氣薄莫使人回不佞坐中遽讀兩君書若詩長天紺碧頭上雲物五色爛如錯綺明星見日下是何祥也文章如此詎不上動天文僕非漫語者二足下天放閑遥奈何令不佞蹐踏若此爭不難棄此處牛皮帶袵綠家有老親不敢直行其志念二足下豪曠顧影自穢咄咄屠生為小吏所縛許由石戶之農非天上人何為哫哫乃爾與仁兄棄相見當共營此事人謂屠卿貧甚不可

以若此丈夫寧憩餓死有卿等在當不令立稿急
欲與二足下相見秉燭達曙不能寐故復遣力奉
逅書到焚香掃地家以為足下百冗事即買櫂耆
溪必無舍此而他之嘉則先生同采此千秋佳事
與君典

遥得一密報聞仁兄微服至西湖與開之會令已
仝往橋李攜李去青溪盈盈一水矣令我飛心直
挂天外如只尺不得一奉顏色便成千古長恨敬
走急足尋仁兄仁兄何以慰我三年饑渴昔曹嵩
以不得見翹容為恨至棄官追至北海相見仁兄
許我弟非戀此五斗者倘仁兄憐其區區幸作良
圖西賺視不得下

與君典開之

今日蚤起攬鏡忽見眉端隱隱作大絳色如含桃
呼細君與語當為何兆室必有真人過此既念二
仁兄業拓秀州刺下且艤舟浦口乎望至日莫不
来乃得二兄札子急讀君典書若詩神氣蕭灑如
挾飛僊復讀開之長牋情境叠出丽藻間發世上

乃有此等人物作此等言語不佞乃得日睹坐空
古人僕即化為異物固可巨恨見二君文章想二
君眉宇恍墮嵐嶠萬仞罡風中骨驚神悚忽忽毛
羽生於胷懷湖上復值嘉則先生征呼大語二片
湖山恐蹔為芸丘此時何處可着乃公乃公平時
稍高自揚詡亦復奪氣何況梁生輩哉二君既至
秀州便可買櫂青溪望見故人庶以夕為歲至姑
蘇而後視我不佞即男子立仆為石矣董走吏復
得鄙意二足下急圖之

與開之

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然每至分攜勞便成悽絶
要亦人情足下洎舟郭外僕病不能出城視足下
病而復傷離仳惡殊甚別後數以書来無相忘也

與沈嘉則二首

先生別後治水禳田遂無虛日治水使者弭節邑
中百務宿於一身先是使者下治水令隆以災傷
之後不可以興大役為言不浮請無何 璽書下
不復可爭部使者方臨而治水官諸事不備隆恐

浔罪上官兩日而集數千人河工遂起三日而部
使者親臨閱視浔免於後言斯亦勤矣旬日来工
且就緒會天大雨河水漲溢工難卒完而田禾廬
愚涂傷幸賴春閒之圩岸畢修不至如去歲盡沒
乃萬人羈於河工众心惶駭隆又愚河工既難遂
大众而後白狀御史臺田野讙動隆方私念一行
完農事又廑盡慶三十日肯雨疫馳往工所先散
而鮮萬姓於危難自差可快意隆不肖抹灾邮若
近遂以成癖日求稍積功行以當天心而艱虞踵
至憂勞萬狀曲之專犯忌諱者多徼天幸此非孑
肖所能知矣隆反覆念昔人言脩正尚未豪福為
邪欲以何求勉強為善以安義命斷不敢自墮落
重負長者聞先生館於汝和宅佟客有此賢主人
羌不惡不肖因日溷勞薪火失修候平生自負謂
何而沈淪鄙賤如此惟稍浔當亦賢豪心以為私
慰君典遂買一吳姬自詫姝麗開之同住吳門沈
郎挾吳姬歸宣城馮生夔往江陰約望前過幽頭
此時先生不可不来徼佳晤此兩君書来渡申昏

姻之約甚至指臘日以為正殊可喜小集敬徵惠
大雅汝和昆季幸致傾向田未尚未見枉羅浮硯
一枚天池茶一瓶辰砂雄黃各一緘奉上
讀由拳集序奇氣咄咄来逼人真舉龍文寶鼎手
快甚顧余小子虛薄無足當先生揚詡爾天道遥
兩不肖徒骁且拜且行涅沒至鄰駏龍禁陽侯為
力良苦不意今春圩塘以牧功河水高于田間
一二尺許而不入田不
復駕小舠迷行阡陌龍
骨遍野車軋軋聲聞于
四郊禾苗大生色父老咸
言伏使君力今年不為灾而天道更放晴歲可望
矣非但不為灾水落土膏滋潤且可冀倍穫其去歲
淹沒者無論其不淹沒者則倍穫此其驗也疫来
暹起徐步甚為此中父老喜知先生急欲聞故備
述之開之昨宿丝頭質明駕快舫暫過華亭一日
夕返縣丝尚作數日留家田未徑拒吳門客王百
穀丝中未相聞故不及奉報今業後婁江過丝頭
一二日間馬至正欲馳一急足候先生来而使者

遶至遂遣小吏與俱行奉邀行李先生幸速駕一
輕舟見過固也知汝和汝脩品季賢主人至則如
歸乃使司馬佐客百里內良久臨邛令魏欲宛唯
先生速圖之
報開之
人言足下尚擁白雲高臥小君山上遣張史往促
行李東還數日不見報乃足下遂還就李乎不知
妖風颱從何處来搖落之感想當同之拙稾剡甚
精工重勞尊神僕於此道不深而片語入我齒牙
便自絶倒矣一癖乎終當如玄晏先生漫漫其中
不問外事矣遶有家長公之戚荒亂失次君典與
孫姬及新吳姬同居郊園嘗掌新姬入城拜其母
夫人頗宜家室孫夫人尚未免身數目前曾有人
来書中令僕勸仁兄稍檡交息遊亦謂不使也仁
兄頷之不

由拳集卷之十八目録
碑記
脩頼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禱雨記前　禱雨記後
重建敕封昭靈侯張龍王祠碑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紀遊下
壯征記　敦頼陽記
二陸先生祠記
晉仲鮑叔廟碑記

記

東海屠隆長卿 著

修賴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賴上城東門面大河河從汴下走淮泗壯折而東衝激城垣夏秋間浩蕩湯湯衍包林藪原隰稱雄險哉河故有隄水歲齧隄圮矣去城不一武而近水至輒灌城城且不支民惴惴焉朝不謀夕萬曆歲丁丑屠子隆奉命來令賴上甫弭節於郊則進父

老博士諸生曰隆不佞以主上命浔從諸君子遊
諸君子何以教不佞敢問治狀何先父老博士諸
生起對曰善哉大夫幸厚此言賴之人福矣治寧
有先於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
明年無可為者民其魚乎屠子愕然曰今何為凡
以措意氓黎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乎奚令之為
也先是為賴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哉賴小邑
十九里爾歲苦不登民貧而賦斂急逃且十之二
三矣帑有一錢乎亡之河且柰何屠子曰其亟議
議是民安浔逃逖窟能已乎於是衆議僉編富氓
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夫是役也秋毫
民力矣失民之心而用民力蔑以濟矣時嘗受命
觀察朱公又受命郡守張公両公為治精明多惠
政授隆方畧甚詳屠子議先捐俸同官亡不捐者
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此執事者之責亦黔
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爾父老子弟而聽
爾輩各以其力助夫疇非食土之毛乎爾亡有所
愛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弟同日魚爾

又何愛乎頃即忼慨赴公家之急生為高義歿有
榮名而又免於患顧不佳哉執事者其以大小諒
功亡忘爾勤蓋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牛酒糗
糧伐木蚤土耒者滿車下焉邑又苦無石則盡廢
邑治以風而徒步走百姓家借石一二父老子弟
爭為位焚香門迎至城隍廡外有鍾鼓樓二輒
石可數萬屠子命取之衆為請曰樓縣鐘鼓廢樓
是廢鐘鼓也如神何屠子曰堂左右不可鐘鼓乎
置神以為民民神依也水至民且喪其室家神將
安依令為民神宜亦有之遂取之他神祠亡不取
者又徧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於是有石
矣以萬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屠子自為文
率父老博士諸生洎千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
於大河之神是興此役屠子日臨視者二閱卒為
更其老弱節其勞苦閒其饑寒而燠佚之卒感屠
子忠誠人人勸也始於正月九日終於二月廿有
九日蓋五十日而河工告成城下築土為路路外
為石隄下厓巨石輒其上鑿木為釘連而灌灰其

中石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種木為椿植木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為土隄者三為石隄者一為植木者二自東趾而壯走凡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勞屠子屠子謝曰自古歌怵思咏潭門未有不胥多口者今是役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衆爭先功成不怨奚論不怨且也驩然霪終始矣隆不倦何以及此此豈遠有天幸亦或其民醞之效與不然則神之相之也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西公閱之喜

犒令以下有差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劍石碑焉於是屠子又為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波紆耶日落風起蛟龍趨耶黑雲番番波臣呼耶鰌子夜決翻具區耶水来平城民其魚耶民其魚耶官蝦蛆耶皇德曠蕩九域宅耶河工之成一何亟耶興東門者晳耶歷神力耶

濤雨記前

屠隆為頼上之明年是為萬曆戊寅四月有事壽春四之日大風明日人言頼上大雨雹傷麥苗隆

方食憂懼食噎幾殆歸視東郊原野空也稽顙謝過自傷為令亡狀皇天嫁禍我民仰天而哭已入中遮對邑父老又哭父老曰天禍下民遠矣他郡邑雹災者汴梁以壯隸業以南多有之寧獨頻上矣使君無為自苦隆曰風雨不避灌壇乎余寔不德以名此殃也奈何以他郡邑為解至五月又大旱為文禱於城隍又禱於炎張龍王之神會里人合村巫降神妄言禍福隆察其有異繫而廉得其詐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禍深矣而雹為災民已重不堪而又加之咸旱寧有噍類者隆乃赤日暴中遄從朝至莫越二日又不雨博士諸生齋戒又一二年歲旱民不即死也而胡以苦使君至此極為隆謙曰隆不獨為吾民故吾暴日中蒼蒼涼涼降災吾邑而方且泄泄然息陰就涼以自為愉快吾愿重有殘奪縈獨為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處一室則愆焉為文告於神者三始頻首謙過乞憐其聲哀已而激切語涉不遜命遷神對

暴日中日晡乃已即夕雲起詰朝而雨明日又雨
翛陰雲如黛雨不甚霑是隆又慝入禱玄帝廟既
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玄帝廟待雨乎遂
返入後殿俄見上帝像坐羣神東偏隆驚曰此何
為同官曰其上故有玉皇閣下神像脩閣閣成而
不上今且數年於茲矣隆曰天子祀上帝諸侯祀
封內山川即神像下邑安得有之而又令居群神
東偏彼群神奚而安也且記稱上帝所居常有紅
雲擁護雖眞僊罕得見其面而令居湫隘近樵豎
簡甚矣天之降罰無乃是乎即奚以專罪令為也
於是亟命上之隆與同官免冠頓首伏不敢仰視
先是嘗謀上神像聚三百人不能動而止至是才
須四十人耳如雲聳馬異哉是時日向暝矣應時
大雨竟夕四郊霑足自是連日大雨鳴呼又異哉
夫上帝高拱上清其靈氣當不在是乃維天聰明
何不燭矣矧又百神在邪應時澍雨理或有之雹
而旱旱而禱不得雨禱而得雨而又徼蓋至是而
後大雨如響也入禱玄帝廟既出矣復入何為乎

嗚呼可畏哉朝出禱夕還內舍竈日疲不怡形容
顦顇無人色家人謂隆遂駭相視而泣婦心憐隆
亦同隆爰蒲伏誓旨達曙期在必得雨乃已心又
私計禱祠如此而神卒不應將遂謂實冥不可詰
咨乎詎謂其如響也神理孔童可畏哉隆於此懍
惴惴慝矣垂之貪殘慾雖負心者豈誠謂天道神
明遠哉隆謂此事可用以自警亦可以警世也故
記之

禱雨記後

始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
夫雨暘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揉也次
寖佘矣北埃茫蕩佘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
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
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揪河漠而滿之也大化獨運
違焉爾矣遭其違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炎
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
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
天違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天且不雨而三日而

五日而百日子即立稿頼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遺其遠矣子如天何天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為自苦隆應之曰非也子不聞精誠之極乎夫精誠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罷可廢也粗而入精形殼軼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荒可挾而六幕可遊也大鵬致耘焦鸛當高山須臾爾莽子亳光六合秋亳泰山泰山秋亳小大一矣不知彭之為殤

眶須而吻張手攫而足蹲有聲即即者何物令此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惌乎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壯海玄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壯山愚公不自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河曲智叟啞然而咍之愚公不止也且世世子孫平焉操鼈之神聞之懼其不止也告之帝帝感其誠奉豎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遺僊人山中者求其不死之術僊人畀一木令穿石焉石穿乃僊其人受教無日夜寒暑饑寒垂四十年石

穿而僊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無以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雨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長洲龍王諱路斯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鴞蠐螬物有必化而況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烝而守神夫烝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罣礙罷廢則亡不化矣故崧高為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從為崧高也傳說為列星安知列星之不濩為傳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玄贊華胥成錄圖務成尹壽真行之為柱下者幾度世乎烏可詰哉則又烏知宣城令之非蟄龍之非宣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為用大矣聖真託焉玄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涂而功配育毒熯之則萬物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所操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

龍王者並相傳賴上人蓋焦氏臺故宅也乃記所
稱絳綃九子之事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內
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旱禱於王故祠不崇
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也雲興氣於昭乎烈哉
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官祠焉而予為之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縣者居大末萬山中僭好鬼信巫而多黠巫
者降神能手持利刃屠其腹巨斧斫脅跣足行火
輒上口銜沸油噀人着體處立焦而吻無所傷客
言往有巫降神一鄉人来觀心私念此偽為而不
信即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揉作繞指柔自縛遂為
巫其靈異如此玄同子曰此非神理即有之妖也
斯人或不足道假令賢者遭之何能為祟人以玄
同子為不情玄同子與諸生讀書山中中秋夜為
翫月之會坐至夜分玄同子先起登樓獸坐徽吟
有物從山外攜泥沙入樓檻玄同子私念此萬山
中深夜山魈木魅庸詎無之吾不為動彼其如我
何端坐吟嘯自若頃聞樓下几上泥沙且滿此物跳躍

而入徑伏於地有頃又自地躍起玄同子不顧此物乃發聲咲則鄉里一再惡少也又居山中慈恩寺夏夜玄同子與諸君納涼佛堂中至丙夜玄同子先登樓倚水檻乘月而觀清溪忽有一巨人赤面雲冠而無髮毛衣長絳衣自樓梯躍上徑按入玄同子自度此鬼物猶惡乃爾其不肖使此物敢顯肆神姦良可自哂丈夫六尺之謂何何為為妖物所動又何問焉默默相對良久知不可如何此物乃跪而愬自祓其衣冠則一醉僧也蓋同遊惟玄同子好為大語故偽託鬼物以恐怖之自後乃止又與一友人同宿一大家樓中主人同話至夜半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尸敲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頃叉人驚呼玄同子遽問之云適有一巨手冷如氷鐵觸吾面言訖而湧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能加於吾友人胡不亦見惠一掌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爾縱談通夕能詩乎且乞高倡不然非英物也亦

咲倫父何畏吾此友人至五鼓乃定竟不知其故
茲樓高敞甲于城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理或有
之然不可知矣

開化紀遊 下

玄同子少數奇遊甚困乍二十歲就食開化渡錢
唐惡風大作濤如連山舟幾覆同舟之人無色
玄同子嘻咲自如幸獲濟同舟者曰何不情若是
玄同子曰籌慌何為脫有不測籌寧能免乎極富
陽夜泊舟江口時同泊者數百艘夜半隣舟驚呼
有劫盜舟人惶駭無主僞為呼兵器狀玄同子曰
駭子何為吾舟窘無兵器而云云汝曹豈謂壯士
可虛聲恐喝也汝曹第坐無亂彼登吾艫則有傾
衣囊餉之爾已而盜卒不過吾舟去扼常山睦礦
賊大譟夜半舟泊城下忽金鼓之聲震天玄同子
不寐密推篷窺焉見火炬匝地甚近呼聲大起蹴
舟人趣籌失措矣玄同子念即大盜至而阻河獸
身登岸入山谷中行數里天昏黑不辨行路立而
自念吾避盜入山谷中即脫賊鋒而填雲喙非計

矣乃尋故路而出則常山巨姓送喪車者蓋此中
風俗如此越明日易小舟抵一山下曠野止茅屋
三四家玄同子携一奴行舟師二人邀奴取醉茅
舍中更餘不來玄同子倚孤舟念兩舟人邀一奴
去良久脫謀奴而襲主人翁何以禦之於是盡棄
橐裝登山麓伺之有頃奴與兩舟師扶醉至比到
開化鄉苦百狀矣而主人者鉅豪不好禮玄同子
至則負盟而謝客隣父老勸主人觀此子楚楚雅
士業已盟而致之背之來祥乃留之留之而門弟

子者黙甚主人疫語玄同子曰家有一子頗賢明
好學以故遠延先生不幸未至而之子即世此一
二頑童不可以教誨故不敢以累賢者言訖室中
有聲如雷則童子嗔其父兄之言而手探臣石擲鄰
於門中疫則率童婢數十人登陴迷行遇疫行者
椎擊之而主人糸橫一鄉所以遇玄同子者禮甚
倨先是在賓席者率自附於詼諧為主人羙臣為
悦取容玄同子獨方嚴正色無所阿主人家無大
小咸疾玄同子一日童子邀玄同子邀於後園玄

同子不往童子曰先生何不近人情也往歲先生
與我曹遨於後園為家弟身裔其戶不得出云先生
試懸諸海榴樹然後出先生先生怒不可家弟咲
曰不懸不得出也先生不得已升海榴樹一懸而
罷而先生今者固滯乃爾夏月求浴於溪上玄同
子又不許童子曰去年先生與吾輩同浴為扼項
而沉於水者再先生何不許也其狂狡類如此士
友有過訪者一切呵止之門外有客謂玄同子者
曰君主人不有與居彼歲所催殺田奴婢子井徑
之中垣墻之下白骨如麻睚眦加人人無敢仰視
者而君曰以方嚴處之不能堪也玄同子以為然
乃去之後三年而復遊其地則伯子季子梟疾七
仲為怨家磔殺兩孫亡其一其一在又坐重獄鉅
萬貲伶俜且盡咲天道遠乎哉先是玄同子心不
義主人而為又疾諸子之黠傲也每舉天道好還
為戒則揚揚稱曰天命在吾雖將由我其又何能
為玄同子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灌莽乎至是人以
為玄同子有先見云後三年而遊於西安西安從

遊諸子多屠沽家兒不習為禮讓久之饘粥常不至玄同子安焉屢空跌坐而讀書怡然歲潘還多貟玄同子橐金玄同子不顧而去比登舟有持一錢增直者玄同子曰吾非賣菜傭安暇事增直接金瀕水故時人為之語曰屠君忼慷接金於瀕

○壯征記

萬曆丙子屠子舉於鄉且偕計上都家貧不能具橐裝至臘月始成行行至晉陵河凍矣除夕抵廣陵大風雪問逆旅主人無一相容者徒步大雪中

稍委頓薄暮投一城外民家兼延入聚旅而謀語窓窣不休屠子疑焉復冒雪出叩一儒衣冠者迎謂之曰君殆非常人耶夜何為者屠子告以故儒生曰此中俗嫌留客獻歲不頓而去時漏下一鼓矣託宿一山西馬戶明日登舟破氷行疲抵邵伯湖氷堅不可破阻湖中長年告屠子曰菓視五更作東南風即亡恙若西風屠氷四面如山来葬以濟矣屠子為通夕不寐至五鼓疾風大作急問之長年報曰西風屠氷果如山来屠子私念三十四

年東海布衣以一葦故畢命巨湖天也端坐徒之
大米研瓣相繼比及即左右衝去無觸舟者故得
不敗天明會一大官乘巨艦數百人破氷而來得
尾其舟復還廣陵於是舍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
行是時積雪載塗山林阮谷間深數尺騎時時蹶
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輒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
常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浹寨
空闊馳數十里無人烟而戍海陽騎雜沓來弓刀

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
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屠角子則馬上拱手
徐曰書生爾烏竟舍之馳去若嗚厥霜彼髮戔星在
衣緩轡微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寐之悰往往使人
悽絕矣元夕抵徐州復雪霽雙解鞍臨覓彭城故都登
項王戲馬臺作詩吊之其人嫻咤風生氣蓋一垤
其事雖無成烏雄豪注之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
牧鼎足之基宣開拓於此裴徊久之質明冒雪壯
行風色益勁日馳一百六十里夫都莽蕩之野一

日宵行山谷中迷失道去僕夫輩百十數里山路
宵絶無一人影馬跡莫知所之而晨光未動山鬼
夜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乃下馬息道旁聿以
一劍自隨倚劍危坐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決趭
過前屠子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坐俟天明良
久僕夫乃至同行尋亦自悔馬入交州界上多士
女鞦韆蹴踘戲屠子行稍倦則下馬賃濁酒數行
取枯蘆燎火而觀蹴踘過闕里遙拜孔子墓至鄒
縣謁孟子廟古屋甚宏廟前松柏大可數十圍

枝葉剔落戚千年物也列石詩詞不下數百通讀
之多惜大語不甚爾雅敬瞻聖賢之風佇回太息
而去過東阿考齊相管子遺烈尋陳思王墓跡嗣
爻之及抵燕京二月四日矣蓋薮自廣陵馬上
日夜行二千餘里既後以俟後世子孫考焉

裴賴陽記

屠子居賴既奉部檄移青浦按期殊促夜奉檄詰
朝遂行賴父老子弟倉皇走送有騎者有不及騎

而徒步者踉蹡千道屠子固止之拒八十里又固止之臨河而別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驢復走大雪中三百里屠子愛焉痛哭不去屠子亦為流數行下乃相與夜入一茅屋中敘語佐以濁醪質明復痛哭別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挈室以行乃獨身日夜馳而白老母及室人後數旬中止安車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筮人新免身皆不可無安車乃使人以車還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疾風如矢體中挾纊若有所失沙晝晦只尺不辨人馬明日雪益甚馬足氷雪中凍且裂鉅野數十里前無村落眠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復陷氷雪众各扶掖蹣跚細行薄莫拒一孤村落落茅茨數椽為大雪覆壓幾圮矣屠子與徒御投馬衣服沾濡且盡求燎不得遺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濕不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媪見来者众也驚而逐客屠子以温言撫之再三乃止弗逐後負擔者不至屠子思其凍死澤中酒從行者以東炬還迎之夜深而後至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牀

頭積雪盈尺襤被如氷旦起上馬行數里見山谷
中群藍縷號哭而來屠子停轡問之皆荅曰吾儕
小人皆大梁民為官人拘於河工一歲冬月蹔放
還單衣敝盡而橐中七一錢奈此寒天何去其家
尚千里旦晚委於溝壑故哀傷而哭爾屠子泫然
憐之捐金錢而後行其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
益厲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每出行必有風雪夫
屠生胡足言顧獨念此青藍縷甚矣而又行遇此
者其何能生還貴介公操弓矢挾彈九臂鷹牽
犬騎出郊原射鳧逐狡兔南山則風日熙温也此
亦豈有說哉老母後業敦聞關險巇復倍之嗟乎行
役之難如此彼富棲野宿之夫非荀薄富貴蓋亦
有見焉尚羊卒歲則取適而已

二陸先生祠記

夫賤華貴實愷士之操聲悅雕蟲太上之所不由
故世之鉅人鴻德猷溥澤藻謂亡所用之然而推
魯之夫亦往稱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
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豎立者朗揭六

合為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竹素烏能傳之無窮與天壤共敝乎即尼父惆惆薦行而手定六籍告来垂五千言非文事耶即天老氏豈不冲然玄素也不俟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璀燦山川焜耀煦後悟此道之貴也謙者謂張司空蔡中郎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五焉用文為若猶未也奈何參口而詆天下巨丽之業司空砂識博綜多聞寔獨辭海鳥龍鮮之屬稱神智雄豪哉其大者

[illegible] 酋於國家欵誠信於幽寔遹儒碩望彬彬質其文故可貴也二陸先生蚤歲以天才贍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湧於犇泉爛於天星吾固滑不論史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即敖龐本實之士爾祥纂緝於棘林蓋亦屬有然矣戎謂其周旋昏亂之朝卒與禍會為缺知幾之神矣黃鵠遊於汙池天命非由人事當其時方松栝夜龍性矯舉薄富貴若絛籠而棄亦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收白恰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先生

了矣夫學至於了死生豈易及哉其三也馳大譽於九州而其施也猶竟感於二像乃鴻儒之文兩先生霍馬競奔至使君拍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異之氣實裒於兩公聲之天鷄始鳴曜靈啟塗其有功於来茲大矣兩先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鄙今兩先生墓寔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也不佞来令茲邑既已祀兩先生學宮復為之建祠專祀焉而并考其生平之操履使知不佞之所願執鞭從事者不獨以其是後也不佞寔捐捧首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而徵基則俞孝廉顯卿所指土田皆好義有志者並書

管仲鮑叔廟碑記

頴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頴上人蓋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牀頴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牀並頴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牀為頴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

好事也如此哉顧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勝可資遊覽又吾古今人物寥寥甚也鴻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豈馬堇堇有晉鮑二子成名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馬堇堇有晉鮑二子之豔美而豪傑曠士之所列國標牒於茲固前史之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闕即烏奔也而且周為之建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闕即烏觀雅致哉士風誠朴民習憙鄙士鮮德讓則興禮開也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凉馬日斤斤不遑抵官之三年始得脩學宮制祭器

稍葺南社壇壝一碑刱綠波亭邑稍增膝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助為兩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謙晉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暮布馬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晉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勛烈烈哉亞人往往以器小譽馬夫今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亞人物挈長較短何如後世襪線之士動輒張口依之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奇巡撫居拉掌可

爾令身為之何論宜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氪矣吁咦乎管子者參何可輕謙也抑不佞於鮑舛又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得則稿矩士不得相知則沒齒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賢微鮑舛則齊國一黑囚爾故仲之所為鴻嬖鬱烈者皆舛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齒稱相知曰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須而掉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犬盛食甚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祠鮑舛抑又可

由拳集卷之十九 目錄
傳
吾謹傳
少司馬屠公傳
程列女傳
開化令傳
王處士小傳
沈嘉孺先生傳

海圖書館
索書號碼
456776
登記號碼

由拳集卷之十九

傳

吾謹傳

東海屠隆長卿著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薦行君子也謹天性機穎絕人倜儻為任俠好奢負奇傲世謂天下才無如已者少讀老子蒙周叅同郡黃庭經素問諸書慨然有離世遯舉志辭家去登少華山學脩煉日攄山絕頂披髮謂嘯盖

宵然喪其六合焉已而僊竟不就久之益嚴棄賓
歸則依井閉酒人剽客俠少年從事擊劒夫九嵕
踰六慱日與諸少年飲酣雄肆中每大酔騎出着
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
柰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吾氏自是隆矣且吾舍
人故長者何為令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吾舍人兒
有謹人言吾舍人無子何也謹誠不肖忝家大人
即如人言謹則何若乃遂稱吾舍人有兒也或曰
人言大都謂丈夫子能　文章取上第位尊顯以
元厥宗則能為子矣謹咲曰此樸樕小儒輩事耳
誠若是於謹何有於是遂譲諸少年折節下帷讀
書為慱士業三月就試有司盛餚冠服往執卷搦
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趨過其前風動衣裾文采
五色爛然有司詬怒曰何物小生敢侮呼左右笞
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後行笞可乎有司閱文奇甚
則又試五馬賦又立就詩氣翩翩橫出有司大驚
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奇若是何為為
市井兒狀且若有父乎謹曰謹大人為吾舍人有

司曰吾舍人兒安得爾爾若有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抉狐白裘反衣之耳謹曰謹受教已晉學使者来遂得就試於鄉以詩賦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絶不覽宋儒傳註及試出人覆按其佐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先生亦嘗道此耶奈何令謹為老先生後比歸謂人曰疇昔之日人皆誚諫不肖不能取一第至謂謹不能子今且如何以譴而老博士諸生日濫廩既若倉鼠然竟白首炮鄉校何也邑人方豪貟才好奢置水千金謹聞之咲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貸城中富家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謹怒歸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乃大怒謂人曰此吾故人子貟才往謁昔者嘗五過我我以事不得見乃我往過之亦故報我者五此何禮也故人心銜謹且私度令若往生第上第當益往以故才雖高竟不得甩禮闈比廷試

又抑置第三甲謹既不浮舉首則心大憤恚不平
故人特薦之館職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
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
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
肖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天子乃賜歸出都門
經黃河大陸渡楊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望虎
丘孚錢唐眺海門放意山川忼慨為詩謌往往跌
宕恣肆揩夫窓廊見者大驚失色遂居西湖船廖
寺藩果諸大夫皆爭交謹咸見敬禮以子弟授業

饋遺腆厚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屨常滿晴
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
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倒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談
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雄雅時
湖登飛来諸峰詩唱和不倦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
與居如韓白兩將軍對不相下嘗與山人對坐
縱譚千古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頗
以聲色自娛久之貌癯色黃山人嘗規之曰語有

之隨侯之珠不以彈鳥雀以珠之可貴而鳥雀之不足以彈也子不見豫章之材乎托根深山培之以土膏濡之以雨露安其所與華嵩同久矣而卒天其天年者傷於斧斤也甘井之水源通長流澄泓湛碧混混其出不窮雖與滄溟比壽亦可而卒堙沙石者盡於汲綆也大夫形用則勞神用則竭人生百年筆須臾耳身非金石何能久存以百年易盡之身而馳騖於擾擾之地何懼不免哉廣成子有云無勞尒形無搖尒精乃可以長生故無經鳥伸龜息龍蔵在物猶尒矧孕扶輿之秀稟陰陽之和鳥足二儀神靈萬物者哉至人者方將屏去外縢遊於恬淡塵囂不溷其府醲華不滑其和故能後天地而彫三光養於獨也若夫妖靡靡曼脩眉長袖珠玉文錦嬌諛善舞割剥醲鮮沉湎淫泆耗形枯精傷生滅性此庸衆之所馳非高明之所尚也老子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瞽故尤物移人禍水滅火斯甚為戒不亦大乎是下躬特異之姿抗矯翰之氣騁步千載雄視藝壇而乃垂情慾

火之娛忌其煎灼之戒是以隨矣之珠彈鳥雀也
觸情而動曾不慮後吾恐刀斧伏於牀箑之下而
大盜起於帷帳也竊為足下危之夫靈物至寶造
化所斬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沉於重泉譬之寄
物於人經歲或忘寄寶於人恥不蹤宿故楚大夫
賈長沙王文考王子安禁伯喈曹子建謝靈運李
北海陳伯玉之流皆不暫還年其兎也咸享修名
於萬世而其生也曾不浔延性命於須臾天之生
才寔難而又多短折天促如列缺之光一瞬而滅
豈不痛哉推斯以談足下之才鬼神所忌葉自
愛猶懼不克延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謹巽然曰
足下言養生景慕也若所稱脩短之數況痛顒嗟何
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盪若趣若滅萬形同救
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大山或為礪扈黃河或為
衣帶滄海或為桑田城郭或為原野撼而齊之大
椿寔靈聽酤朝菌綿促不同為敉一矣而人生百
年之間如馳千里馬下峻坂何其速也達人齊彭
殤一兎生洞觀寔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恒化淨洎

泛濫不亦過乎山人曰非也達人不縻於萬物不
惕於死生觀化無垠脩身待盡斯之謂遠覽之士
而無累之人也若委運主者而救形求盡竭精自
死謂能任死生不怛化以是為達不亦遠乎謹性
既好奢手千金一擲而盡不給則盡出妻子衣服
簪珥佐之家遂日益以貧而謹奢不已又好詆訶
流輩每見人佐或無當輒大咲曰小兒學語一日
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豪詩先成謹後成成而
示豪豪遂袖其藁不敢出謹索之急豪竟袖不出
云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磨竟坐是死死
時年未四十謹為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閒
出奇詭如李長吉嗟乎以彼其才令天假年當不
止此傳讀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知
謹者又皆不在並以是多不傳謹才幾於湮沒謹
既死其子不類平生所為詩文藁多散亡今雖童
存什一猶棄在敝笥中余遊姑蘇讀其文若詩姑
蔑人為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為之傳　論曰漢人
有言跅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御之謹負其

才氣好上人一不得志於舉首遂憤悶不平決去
高逝甘於淪落田間嗟嘗謹為豪舉過矣然謹才豈
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謹良是其後乃竟聽其淪落
不收古稱悠悠大臣誰矣哉嗟乎天既夭謹又恨
沒其文令不傳余深心惜之乃力又不足以振謹
傳其文弟為之論著如此

開化令傳

開化令者楚人忘其名令 上即位之二年與計
吏偕至京師下第選於天官得開化令單車之開

化去縣尚三十里縣中大夫士若父老子弟咸持
牛酒郊勞說事毋守令一切受之遽命從者稟而馳還楚中大
夫士着父老子弟相視竊謂曰夫人情有初者鮮
終吏初改共脫節猶或病其貪今令甫弭節於郊
輒所為若尒美他日庸詎可量乎是天下之大墨
也既下車視事乃日召吏民博訪城中
及鄉之編戶賢產其也貧某也富而籍記焉三日
謁孔子廟名博士諸生講說經義即耳聽諸生講

說乃心皇皇焉若坐不安席者促諸生講罷輒馳去
察於故諸吏中陰賊鷙狡可共事者結為心腹日諷縣中諸富家大姓饋遺趾錯於庭不獻則下令曰方今公家用缺貸於民間量其貲之豐約而出貸有羨所不即輸者吾且重法處之民輸者半不輸者半或以事犯則謂之曰吾知爾富詭矣爾以貲橫里中而以任俠持官府乃今以事來是遺之死耳佘謂吾力不足以殺佘耶卒重罪之以故民皆大懼無弗輸者間有終弗輸而

卒無事可嫉蔽者則以飛語陰中之監司於是民益大懼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有罪者量其輕重而行罰焉有一因罰數金貧不能償召謂之曰若有田產乎曰無之有室廬乎曰無之有妻子乎曰無之則開三木暴赤日中數日無以償又守卒走道上數日又無以償躰無完膚一賈客見而心憐之為代償焉民皆咨嗟相羣嘆以訟為戒曰寧卒受負無訟於官矣初莊官入訟者數百人已數十人已不過數人而已今謂吏民曰始吾之莊官也

訟者甚夥矣乃今寂寂焉數人何故吏民莫以對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皆化之不好訟耳民既恐不訟無所事事則日遣卒伺察民間有交易爭鬬及諸違禮法者輒逮捕之而又稅諸商賈屢徵甚終日佝僂伏道旁爬梳剔抉臨流而汰之或滑毫釐或竟日無所獲則枵腹止耳今曰余治我哉爾以沙汰為事獲何可量而又日行市廛貿易

嚚雜中掩其不備則攫金以走誠真大盜矣罰數金其贖債無恥類如此民既積怨莫可誰何相率而陰謗令令聞之怒乃令百姓告訐者賞又遣卒無論晝夜密訪有告者卒重治其人民於是益大懼父子兄弟相聚保室中無敢偶語戶外者貪酷聲稍稍徹於部使者以其新令也而姑置之然民不任毒矣野史氏曰鄭子產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令名之難何汲汲也余考載籍及觀宇內世之貪酷吏多矣未有若開化令者也

余客遊關代觀記其行事不敢言歸而傳之以告
司牧者慎念之哉慎念之哉

少司馬屠公傳

少司馬公姓屠氏諱大山字國望其先大梁人宋
中葉建金難始南遷句吳至諱季者再遷明州之
江北家焉為始祖其弟某遷秀州於是吳越間
有兩屠氏居明州者至太傅襄惠公簡而始大居
秀州者至太保康僖公勳而始大祖渭生俛俛生
公大父及父兩世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遠
伯祖襄惠公以泰山磨崖碑遺其大父故名之曰
大山字曰國望以泰山磨崖碑故也公為童子時
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嘗摩其頂詫客曰是兒
俊爽不凡他日當為國寶及長為人長髯偉幹頎
然玉立居常好魁磊之節儻蕩自憙而又陰重不
泄罷局凝峻世莫能窺嘉靖二十三舉於鄉是為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明年癸未中進士高等出知
合州政先寬和持大體子惠元元豈弟有加焉而
禁奸詰慝即未嘗以三尺假人與縉紳學士處坦

爽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歡咨諏治理又日引父
老子弟問諸所疾苦務盡下情以故太守下令亡
不洞見閭閻隱痛者一時踊稱神明州民積苦瞿
唐下流水歲嚙城有蕩析憂公至悉力經營隄其
東州民賴之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
騷然公以計擒之身掠數百不中公曰吾以智馭
之是吾與彼妖角智也彼故滑以幻術禦我我且
以忠信嚴之詰朝再掠之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
求水漿不得竟投杖下合州平陞南京刑部員外
郎即公在南京善治法律家言大司寇雅重公有疑
獄必以煩公公用精明致物情出入明允而尤好
平反寃抑暇日與諸曹即賦詩談秩其言皇王經
濟大業率鑿鑿中竅益隱然公輔之望矣陞江西
吉安府知府治吉安寬大嚴明一如治合州而清
操益厲門庭肅然有王尚書在朝諸公子稍橫里
中公悉取其蒼頭奴數撻麾者法之諸公子其後折
節改行為雅士尚書深德公嘗謂人曰使我諸子
得比炎人數不義吾宗者屠使君教也世以是兩

賢之居吉安五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徐州徐
州為東北孔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悍而倍蠆公至
一以寬大鎮物而以沉毅彈壓姦豪淮徐按堵時
貴溪相公在朝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橫索驛遍
公執而箠遣之貴溪銜焉竟無他十八年流賊大
斌標掠郡縣所至殘破公親督兵與戰平之都水
使者戴公黯死祿卿陳公侃客鬼於徐公為之殯
斂收卹其孥使使護喪歸人以是義公河決呂
梁民且旦夕魚公為置洪賑濟百姓流殍来復撫
湖廣酉陽苗民吳黑苗龍許保反公會四川貴
州撫臣藺養恬議征之公曰不可夫苗之為患
非一日矣其來有自其去無期今以一旅之師
深入不毛之地轉餉千里士馬疲於奔命而賊
以逸待之其勢必不能支且其地險而多瘴癘
未戰而士卒已病矣不如因其自相攻擊而為
之撫綏之使各安其業則不勞而定矣藺公不
聽公遂以病乞歸
公為人慷慨有大節其在徐也值歲大祲流民
載道公為之請蠲租發粟賑濟全活甚衆其在
吉安也值歲大祲流民載道公為之請蠲租發
粟賑濟全活甚衆其在徐也值歲大祲流民載
道公為之請蠲租發粟賑濟全活甚衆其在徐
也值歲大祲流民載道公為之請蠲租發粟賑
濟全活甚衆其在徐也值歲大祲流民載道公
為之請蠲租發粟賑濟全活甚衆其在徐也值
歲大祲流民載道公為之請蠲租發粟賑濟全
活甚衆其在徐也值歲大祲流民載道公為之
請蠲租發粟賑濟全活甚衆其在徐也值歲大
祲流民載道公為之請蠲租發粟賑濟全活甚
衆其在徐也值歲大祲流民載道公為之請蠲
租發粟賑濟全活甚衆其在徐也值歲大祲流
民載道公為之請蠲租發粟賑濟全活甚衆其
在徐

州西省討平之酉陽蠻界思州自王新建蕩平之後往往鼠伏狼貪出沒為姦至是竊裘擁衆破城鄙殺官軍所至焚刼為墟遠近戒嚴公以三省兵出奇設伏左右翼擊殲之楚中遂平議者謂是役也功不在王新建下陞工部右侍郎尋復以原職巡撫湖廣 皇帝命脩太岳太和宮成 圖書慰勞劇賊李邦珍馬三兒反公討平之李邦珍者曲阜人駢脅多旅力驍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為記室父殺人論死繫獄中邦珍聞之竟歸格殺縣丞刼獄而去遂擁衆萬人橫行州郡殺一尚書兩侍郎即至宿州敗侍即駱顒兵至德安公命應山知縣葉震尊逆擊之擒其副將張金選賊衆遂敗遁去馬三兒者邦珍妻舅軍善妖術剪紙為兵每臨陣則士馬從空中下矢砲如雨衆懼公伏劍叱之人馬亂墜遂敗走公命繪像移檄天下捕之鎮遠衛指揮丁表生浮邦珍三兒檻送軍門三兒向守者乞水從水中遁去浚為湖壯今巡會才漢兵備高節擒公命斬之部使者胡公宗憲以大捷

聞公迪巡謙讓竟不
察院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
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公遣參將孫賢討之
授以方畧令設左右而自以精兵深入道襲苗
黨譚細奴賢撫之曰龍阿仔為梗西南邊鄙不寧
某奉臂府命以重兵擊境且旦夕破足下能降阿
仔致麾下功伐不小細奴
受命乃以中秋夕置酒大會擒阿仔座上我軍乘
之直擣其巢遂平苗人辰州土官冉亩蕃者年十
六梟勇絶倫訴奪父冉元位計瞽舟公不可干乃
以黃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是白金絨綺之屬萬
計使使馳至公家是時公子畯尚幼夫人童語畯
曰汝父清德中外其誰不聞今苗人以賂来而受
之是蔑汝父之德也畯却之使者慙而還後公聞
其事命縛亩蕃至轅門數其罪責之亩蕃大懼終
公在事不敢奸父位時袁州父子累求賂竟公不
得衡之會太宰李公默冉起吏部濮首推公兵部
袁州子世蕃大恚曰吏部必先屠其者

私也亦甚輕我彼能舉之我能抑之遂以南京兵
部左侍郎總理粮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如故是時倭奴大舉入寇
樓船相望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焚燬一空十
圍八圍將士戰死骸骨如山積血流成川總制兵
部尚書張公經以壯兵出戰壯兵不習水戰大敗
張尚書嫁禍於公有詔放歸田里而故銜者求
釋憾不已遂被逮繫詔獄時公後丼御史大夫簡
肅公僑以直節聞恭城伯陶仲文雅重御史大夫

而又心寃公以漏下四鼓上疏力救 世宗手批
釋公罪放歸田里公歸而幅巾常帶翛然為市衣
耕東海田置酒大會親故酒酣忼慨言曰三吳之
役某席不暇暖行與禍會然惡浔無罪 主上不
沒臣平生犬馬徼勞罪大而罰薄浔歸復上先人
丘墓令列在編戶歌咏太平視日餘陰皆 主上
賜也故願與諸君浮白賦詩以終殘年足矣公起
徒步至大吏經營天下三十餘年所至聲績辟隐
而卒困於銜者以三吳之役敗歸然自耳目之所

睹記鴻伐茂明在在有之萬曆丙子余偕計吏壯
上道經徐州疫宿徐州逆旅一老父布袍皓首問
余知為公族聲欸曰老夫就木遊氪不意今
日得見吾屠使君宗人来比於天神其豈弟溫欸父
吾徐德博而功鉅風采
過徐距公治徐時越四十年而父老猶眷眷若
及余移吳會謁上官閩人從容問屠方伯安否其
童子頗能憶屠公七閩賢使君亡先公者頻而脩
髯見人溫夷坦中至行公兼廉廉不苟也人蓋至
今稱屠夫子又在京師時從楚賢士大夫遊往往
能言公楚中事蓋元欸五苴重鎮云而以茂年棄
在草澤婆娑終身惜哉公家居又二十餘年清約
如寒士與大司馬張公時徹少司馬范公欽諸公
往来飲酒賦詩時或豪呼慨然起歸則杜門
焚香燕坐泊如也終公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有
司率皆殊禮焉晚年尤習黃老家言朗然寤照即
詩文亦屏去不挂向臆矣余于公為父行而齒最

少自童子受公知知公最深然公仕宦德業多沉
晦不自言余或以為請笑不答以故世莫能詳其
可述者董董若此矣

王處士小傳

曩余漁釣海曲姑蘇王生釋耒嘗東勞東走哭故
衣相國墓下義甚高蓋不減徐孺子風而又雅富
才情藻思颯發余時居大海絕島中不聞王生王
生亦無從物色余者比余出山為濠梁之行疲維
舟閶門城下舟人報王先生来余方病傴臥煌中
聞王先生来矍然病良已則趑趄抵掌與語風雅之
道間及王霸大畧經營當世之具其於時事多所
不平咫尺意懸河倒峽庶幾安石王猛之流崔蔡
而下卑之無論矣而自是乃定交比余又從濠濮
梹吳會則王生出其所為尊人王翁若狀若銘若
記若傳示余曰不腆先君布衣之行且藉子以不
朽余長跪受而卒業焉迺歎曰余無以浔王生迺
今而後浔王生余謂瓌品奇物不可以旦暮卒遇
蓋其先必代有聞人彼王氏之先云何何彼卓犖

者暴而鵲起若斯之奇也則何君以今觀於王翁之行烏乎而不有子若王生也王翁者豈徒儻蕩深智稱布衣俠始為豪舉卒歸業滄則幾於聞道矣王翁者守愚處士也始以計然術起 武皇帝時吳會洚洞為清王翁散錢倡農氓築隄捍水身操奢重前歲以有秋而翁亦用是起家矣吳中俗好奢王翁治家獨安簡樸閭閻有化之者會東方兵興師橫視鉅盜編民避兵甚於避盜而王翁獨恍慨慨恕曰夫犒王師不滕犒賊哉盛供帳待之諸吊死問疾循亡家人然諸部曲布下藁蘇感泣謂王翁長者相戒無犯長者去買宅晉陵主人以病奴舍此而病而無以家為吾室可老也於是奴感長者高義而薄其主人卒去宅隣有錢癖彼胡異剖腹而藏者以身死自剖產與其季中分之事其母夫人朱終始孝敬無間追其晚年盡付家事仲子而歸鶡冠鳩杖日與故人賓客逍

遥於馬立洞遘之間鄉人爭相慕悅比於漢王彦方管幼安云盖王翁為人先後易轍寂後近真人懿行其曠士之指歸則爾邪而有子若王生者又以文采表於世以光昭處士之令德則幾完美矣

吳季札之墓也孔子弟表曰延陵季子之墓其德至於今不廢也嗟乎王生而傳而翁而何用余嘈嘈者為

程列女傳

列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淑慧知書容貌端麗髮長委地光采可鑑雅脩柄内之德里人張氏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徐生即富豪不可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解潜則賂鄉大夫有權力者言於瞽府瞽府檄下郡縣竢辛圖程氏時程氏父死矣父死之日歎曰吾女不幸為勢家所逼脅而吾又無祿即世脱不諫吾兒以死持之不然者吾不瞑九京至是卒默程氏母若兄而劫程氏將昏於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寺亡忘而父垂

死之言程氏曰大人勿憂兒不難一死以報大人白聲可辭不受瑕夫五百懸車於門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櫛罷更衣盡縫其裙衣而外束以帶甚固懷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偷一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事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兄赴縣官縣官鞫之曰爾業許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也縣官曰有徐生佘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為人雅有文彼且以瞽府命來昏其誰敢不聽昏則女生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佘弟疇之曰大運苟終死爾毀行以從人滅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為也為人上者將綱紀是脩而棄之何以令也以瞽府之威加於一窶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愾毒備至不為變程氏行至半涂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列女完者五百大驚啓視輿中死矣趣白縣官官大悔曰吾以勢家故而殺

一列女乎命禮歸而葬壟之屠子曰人死則穢蘭兎則芳若程氏人邪蘭郡列女不幸兎強暴而又生太末西施無鉅儒名賢為之表著幾於汶沒嗟乎蘭彼豈為人而芳哉

沈嘉則先生傳

沈嘉則先生傳之曰嘉則先生為人高爽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檠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為人高朗洞達父文禎賈俠用賈敗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頗歐喜為聲詩弱冠上書郡守華亭沈公幾萬言洸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illegible］王補博士弟子居恒好廓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譙安王閎放之氣一談之於詩歌東髮濡毫染紙百韵俱落倏忽淋灑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嘯悲聲碎鎗如出金石闊達自喜人或疑其少年猛之為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亡有能用之者

胡公辟置幕下先生雖諸生乎顧時時與公抵掌談黃石不獨供筆札之役垂空文自見也胡公為挑撻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幕府尚書

人譖達微有酒失好士而善嫚罵所喜輒賜千金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矣士多從史而先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憚先生不名遙望見為恕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命先生佐鏡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麻不聞聲胡公矍然起捋先生須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董猶小兒至今剡石山上之閩中偕賓佐躡大王峰把酹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睨一丞須臾公至便命酒雜坐蓋不減庾公胡牀之興云而客有言某歌姬妖黠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健兒為我取以來少選麾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遥携榼且盡明公可以行矣胡公為酺酣登車去其輔胡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讒宪請室中賓客星散先生蒿目而叹哭墓下持所為誄徧告賢士大夫曰東方自島夷內訌百姓子哭父妻哭夫無寧歲胡公親犯霜露冒矢石而莫除禍本安固

彊圍功曷茂焉而以讒
為司馬憑血白狀以故司馬兎而其事卒白則先
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来吳越泛錢
唐登海門怳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稅駕吳會浮
五湖陟洞遠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留金
昌尋要離專諸之遺跡往往託之咏歌寫其匈中
跋宕遂杖馬篋笥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
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遂巡避席謂
天上歲星再論先生自任不疑也魯將軍者儻

葛有文善先生下獄當兎先生以計出之姑藨王
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玉華咸
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雅為諸君子推
轂客海上最久與朱邦憲為莫逆交邦憲亦奇傑
士即與先生昵好而嚴事先生雖酒中怒罵不問
三吳名士亡不延頸願交先生先生不惟辭賦超
逸且善談名理玄遠有致標格翩翩如世外人亦
多世外語望見者咸心醉而去遊道日以廣而先
生終不以此稍自潤以才受知吾鄉三司馬三司

馬者張大司馬惟靜范少司馬堯卿鄉吾家司馬國望也三司馬呼先生老友歲時伏臘非先生不讌而先生顧益嶽嶽諸公間既老度世終莫能用益以山林自娛嘗語同志曰臣不幸以空文見令得當人主起迹羊尒庶幾哉李歎侯一動天文而卒老鋒冠命也每酒三四行徵醵朗吟李白詩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靖胡沙蓋疇昔奇抱鬱不得展非孟浪已也脫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長林之下或白日行遊市中市中譁謂緋衣公且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而鄉里傖父猶耿耿咲之云先生好奇服詎世惡睹所謂龍性哉久之論益定後来之秀翕然共推先生以為主盟先生亦雅好獎後進士歸如雲焉屠子與先生故同里閈不相往来時時從他處竊讀先生詩若文歎曰天生屠隆何為蓋幾下衛夫人之淚矣而先生一日偶於張司馬公所見屠子所為詩若文歎曰耳更一快士敢從公乞一見司馬公曰若欲見屠生乎

吾為若致之一見如平生酒罷期至即中談咏達曙矣自是每會必達曙屠子蓋以壯面之禮見世以此謂沈先生姝有道長者而屠子善折節而賢之先生為詩熏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光善自出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文益跅宕有奇氣逈其魁瑋大節洵不媿其為文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人豪舉已哉四明故甬句東當句踐霸越時多倣儻于士至文章大業非不代有人若閩中肆外鑿鑿

登佐者之場則先生實闢洪荒為令先生為安石王稚欽胡有文若是即有之非其至矣先生詩若文才情並至神骨兢爽玄境實際靡所不詮而物歸於朗曾證於正覺故真此道也近世佺者或乏長材則詭而跳諸偏枯以為險絕而務掩其短每譔一篇杜門而首蒙襍被構以累月頴至為禿也而出謊於人曰吾鉤玄尚奇夫荷情至即莊語而可安事奇語則艱澀奇者而按覆其旨猶夫人爾胡不遵大路趨而嵚崟崛奡間道為間與先生論

此至為撫掌必若先生所謂遵大路而趨者也後

世而不廢發青之業則有先生在也

由拳集卷之二十目錄

祭文

祭陳主事　祭汜夫人

祭沈夫人　祭部朱先生

祭方夫人　祭[illegible]士

祭史夫人　祭[illegible]太宜人

祭家司馬

祭張大司馬

通籍金閨分　天子咫尺之符出宰大邑賢聲四
馳何盛也既進列鳩署為　天子司刑於內漸登
華要榮寵矣方將奏功名當世拱手取卿相之位
以上報　明天子而下以炎其九族而多口且奪
先生去矣千里之駿不顧先生高春秋為國黃髮為
而樂志東海之上即令先生高春秋為國黃髮為
士大夫羽儀豈不休哉而造物者又且奪先生太
矣嗟乎先生鬼神且忌之矧人哉余懼先生不瞑
目九原也雖然余為先生稱莊生先生倘有味乎

余言即先生位列王庭身都將相而春秋登百年以死即先生一命不沾老東海布衣以死總之死耳而先生今且成進士為王官其所自堅者已以暴於天下即位不極而年壽不得長奚計焉且先生之所不死者固不在成進士為王官而壽不壽又何以云也彼顏回原憲不死乎先生達者目奚不瞑九原也某等嘗與先生有同官之誼追感疇昔為先生潸焉出涕以悲願先生死也無涯而吾生也有涯以有涯衉無涯斯惑之大者也先生有知不胡盧地下那於是相與遣一介行李采大江之顛遥薦先生東海上先生之靈寔臨之

祭范夫人文二首代作

生人厚薄百爾不齊悤悤之盡耳厚厚薄薄而薄不食其福而死不登乎大年則詹詹炎炎惟命之尤其或富貴壽考榮名厚取諸造物如是而死可以無憾而亟之吊之者乃猶逆探其侈心而絶悄忩衰憐之不已為造物者不亦難乎亦幷矣夫人

出自名族来相司馬公五十年司馬公為國大臣
歸老田間多子孫又多賢也是司馬公之富貴壽
考亦夫人之壽考也司馬公填撫夷夏名滿宇内
是司馬公之榮名亦夫人之榮名也夫人之取諸
造物厚矣所可憾者壽不滿百然亦固有滿百矣
者而富貴榮名又或遠出夫人下其不以彼易此
明矣夫人可無憾丸原而兒女子之情所惝怳衆
憐於夫人者終不能已也何故哉冬月諸子舉襄
事聘采蘋藻敬薦夫人夫人有知其以余言為然
與不與
名媛毓德中閨之良湘靈寶瑟南國明瑞雜佩蘭
蓀陸離生光来相夫君周姒齊姜化洽王雎配美
河魴薦蘋宗祏奉時蒸嘗鷄鳴待旦刺綉流黄琴
瑟在御和樂且康相從夫君經營四方煌煌夫君
兼資文武晉貳夏宫秉鉞於楚大江以西萬姓安
堵慶流皇輿名在軍府　天子于襄維公之庸有
美夫人實相我公鼎鐘是勤功成掉臂
歸老雙白芝草琳琅堦庭奕奕含飴弄孫以永朝

夕胡奪以去歟返宴極先我黃髮衮此後昆月入
總維露下高昊明星猶爛吊客在門嗟靈不滅輝
暎千春駕螭道旌行空虛雲訪西王母登彼崑崙
再遊南嶽見魏夫人於乎黃河東注白日西傾何
形弗救何掌弗零萬物擾擾誰者長生今也夫人
化亦何驚言采澗香言薦三靈靈向夫人而陳辭冩
我心之怦怦

祭沈太夫人文　代作

嗟乎人者形也何歟弗收矣生者寄也何寄弗歸
矣物有大年有小年然未有不盡者也其大年也
不敢其為小年及其盡也亦小年也其小年也不
知其有大年及其盡也亦大年也故古今旦莫也
旦莫亦古今也萬期須臾也須臾亦萬期也鴻荒
以前吾不得而知之鴻荒以後吾亦不得而知之
太塊之中百千萬紀之銷沉寂莫其間者何可勝
道市朝也而陵谷矣宮室也而立墟矣王公大人
輿臺胥隸編戶齊民也而異物矣曾不能一瞬也
嗟嗟形之不足恃也人獨柰何乎而以自託也竊

聞之亦固有不盡而盡者人之所自託者庶幾是乎萬形擾擾吾今一形於中而罔焉無聞吾且為蠛蠓吾且為蓁菌是不盡而盡者也操靈修之術而立於不朽之林令形亡而神在身沒而名存且與日月同驚焉而天壤共敝焉者是盡而不盡者也夫陰陽回薄大運遞遷我思古人無一存者矣而存者獸聖賢之名是聖賢未嘗盡也人之所自託焉者庶幾是乎吾郡沈太夫人之卮也人皆謂太夫人未可以卮是卮之也

默不知太夫人之卮而不知太夫人之不卮也太夫人者今封君沈慕閒先生之夫人而肖吾太史之母也太夫人之嫗沈先生賢婦也而其母太史賢母也方諸子幼而沈先生家不造則日勤拮据之力以潔蘋藻侑酒漿上事宗廟而下相夫子內妝飾其家人而外以奉其賓客身所躬親無不浔當所與人無不浔其歡心者斯不亦為賢婦乎少讀書知大義寡日在以女紅佐諸子讀書時時口授書義而又多作訓辭訓諸子率多名言

即操觚之士不過也斯不亦為賢母乎為婦賢母又賢有令名矣是不朽之烈也今太史曠代之才也文紓天下而行高於古人天下知太史賢莫不知太史之有賢母將名載彤管且與古敬姜之流馳聲於萬代故人知太夫人之死而不知太夫人之不死也其爭忝太史同年之誼為昆弟則事太夫人二旦捐館舍則無涯沉痛悲傷之語盡為太夫人言之非甚等妻所以

事太夫人者也於是同聲而盡一哭不自知其聲之無從也太夫人有知亮無取於是矣

祭化部朱先生文

吁嗟乎傷哉先生之無祿即亡也事有不可詰者亡人往往舉而歸之天謂茫昧冥冥冨謂人事無論矣即天道與之遘誠不得其說耳窮何為者先生文妝四海之聲而位不登台司才抱皇王之畧而官不過郎署心營六合之觀而壽不滿五十其連蹇而不得志也訖抱之其榮名一瞬

而輒告逝也孰促之方其激昂青雲也詡亨其運
魯未幾而畢命黃壚也詡為之災謂景星鳳皇並
不恒見見且不浔而久者
也則亦有久者矣謂寄寶於人取不越宿先生
者固造物所呿取也則世亦有不呿取者矣是又
惡可知耶余觀先生儻蕩寡廓睥睨大塊之間俯
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即垢氛萬物而之乎玄冥
曷不自處人群神遊八極以市朝為隱以官為寄
以矣地為遽廬以光陰為過客若東方生避世金

馬馬不可而頃溘馬長終也朝露晞於白日叢蘭
敗於秋風霜蹄蹶於中路婚嫁未畢何遽為五嶽
之遊功業未竟何輒謝人間之事吁嗟乎傷哉天
胡畀之才胡新之年胡畀之才胡新之年胡畀之
可知邪其年不佞辱次公太史先生圭收卹之門
下則事先生固通家吏人也今若爾庸浔不潸然
出涕以非吁嗟乎傷哉先生會稽人卒於京師會
稽去京師數千里而遥經黃河大陸固違人所嘗
行遊也某等願先生氣無比而東東且返棄捐

依立墓即不幸蚤世其平昔千百襟不漸滅者固有在焉其等文顧先生無戚於此悲先生非有戚者也薄陳奠酒敬吊先生顧瞻英爽若惝怳至矣

祭方夫人文　代作

嗟嗟夫人毓德純明共孝莊肅閫範典刑出自華胄来相太宰董正百官以均四海於鑠太宰維國之犆靈承於帝泰階是平式克内助立曰夫人寢昌寢繁光戚後昆三台中坂國丧黄髮夫人繼之溘爾神滅遠近走哭泣孔之傷白日西馳倏忽四霜嗚呼何流弗東何晝弗疲丘壠相望賢愚共謝第觀古人今誰在者乃知夫人則亦奚憾矣人或終身荆布而夫人命極一品冠誥榮封人或糟糠不厭而夫人肉食五鼎綵侈萬鍾亦有春華易零朱顏委棄而夫人則松栢女貞凌寒弗痒世有中道移天黄鵠興悲而夫人則齊壽偕老白首同歸身食其福者或艱其後而夫人和九教子含飴弄孫蘭茁芝秀玉立温温粉黛芳澤烝乡之德配美周姜名在彤管千載流芳嗚呼乃夫人

則亦奚憾矣惟以典刑淪喪訣訓諸婦寶瑟沉湘
明珠絶浦言念弱息淚下不收翩翩素車返於蒿
丘墓未宿草原有新楸維靈神明弗掩圹南涉
嵩嶺東遊逢萊楙漿桂酒靈兮歸來

祭同年伍進士文

嗟天乎何兎我伍君也君脩身砥行四十年而得
一第夫脩身砥行四十年而得一第君亦良苦矣
且營營乎斯四海為萬亟規改自今日始余而輒
奪之也謂君何君第第矣兎者何也兎矣第何也
譬之千將之新發於硎而輒摧之鋒也如大羿之
肩橋舉於霄漢而輒銖之羽也如列缺之光一瞬
而滅也朝乎青雲莫矣黃泉謂君何天乎有意於
斯人其無意於斯人其有意於斯人也即令頡頏
垂資建非常而崇閎議矣不可其無意於斯人也
即勿嘗以一第而令得終彼首丘斯亦已矣奈何
從大江以西走數千里而北取一第曾未幾而溘
兎都下為遊冤余安得呼巫陽而招之又令其家
之人悲歡錯行慶弔相仍以一第之故而重骨肉

之感則何說也昔人忼慨沉痛興嗟於幽冥至誓天地以不仁方造化為小兒坐斗矣夫人之無良即天之降罰安恤今觀於伍君故長者歟麗沉默又聞其居家多大節則居然好修之夫也奈何令好修之夫至此哉君有同袍三百人死可贖也人百其身人百其身即五百三百人即天下可知也余等屬粗壯鼓嘗恥為兒女子涕泗今也至此大丈夫安得不為君泣數行下雖然余為君稱述者之言君死且矣悲夫萬期亦須臾也何必四十年乎即百年亦盡也光陰逆旅也何必都下為客乎即世世皆為客也浮生大夢也何必死死乎即生亦死也天地亦幻泡也何有一第乎即王侯將相皆無有也君第觀彼都人士後君數十年而死者雖遲稍異都盡亦其能後天地而彫三光者何有其形炳宇內稱不朽者又幾何人若然則君奚以悲余等又安得為君悲也

祭吏夫人文

嗚呼夫人共孝溫溫西池伍鎮南嶽維尊下逝人

亞配乾體坤二儀間氣今教立極雖雖朱絃既鬳
且適大人揚仳天賛明德煌煌夫子玉璸黃流列
星佐帝綵高翼周名簡當宁風馳九州奉命　帝
卿視憲南土　帝曰試哉問民疾苦直指觀風衣
繡持斧夫人治內朝夕欽欽若和五味若諧八音
胡竟仙逝迅彼列缺雲光孤暎凌空奔月玉琴收
聲鳳簫吹折宛轉興歌悲乎淒冽嗟嗟不有淑媛
疇相慰人清霜夏零凍雨洗塵歸来歸来返彼天
真返彼天真衆此士民載陳旨酒載薦香蘋涼風

肅素車驌驦
祭魯母表太宜人
嗚呼宜人靜一端莊立齊美王睢化洽姬姜相彼君
子明德斯煌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乃生兩賢嶷嶷
時英雙珠照乘白璧連城神威並舉驅敵揚旌彼
鳳者雛頎而白晳橫驁四海萬里瞬息造物忌完
事有不測一抗青雲一摧其翼嗟嗟宜人哀情孔
多沉痛過傷遂抱沉疴次君色養朝夕惟勤衣不
解帶願代以身帝命延紀遂及食新於穆次君為

瓊為玖位佐秩宗聲華懸斗朝咨臥理一麾出守
余叨同事喜浔老成撫治大郡倚以長城諸所剸
割綜核維精民歌召父吏畏神明方資石畫冠冕
三吳胡天降割發女疫徂閭巷走視哀慟傾都秋
風何烈蕙苑蘭枯吳人不天賢守告去奔喪而西
大江橫霧竹馬無色父老編素余失貞良疇與咨
諏何嗟在人悵馬嵩丘慨詞縮酒寫我煩憂

祭家司馬

嗚呼人而有言歲在龍蛇賢人災九流混濁二華

連摧天崩地裂喪我大雅惡風走石雷霆震震雨楫
烏光兜妖虹如赭有星累累隕於野三歲之中而
哭兩司馬繄兩司馬感我心知心知已矣弦絕於
斯身非金石當此大悲一哭眼為血再哭髮為絲
仰天不答浮雲四馳已卯二月余病侘沐鴻鯉自
東告公奄逮薨亂失哀既宅迺哭家人憐我病而
萬目載哭載思思我疇曩襄疇曩襄謁公一見拊掌黑
龍感夢巖電示賞名駒踏空憑驁颯爽矯矯神巫
視于天壤察形以幾黜彼皮相督也失睹荊棘風

波余行坎廩余志婆娑嵚崎慼落為人詘訶先生
曰嘻其如命何青松不改白日可磨世寧有此夫
義戚戚肝膽相照他人則那區區管鮑千載幺麼
余歸自燕歲在丁丑公也掀髯入門握手吾家瘁
狀今解事否一官鷄肋文章敝帚勞力　王事靡
其不朽冬月寒風蒼黃涉淮中瘀永歎故情斯乖
重詞累槭不宣我懷夫君參差日莫天長水
遠大江橫露離別幾何而哲人颺去嗟哉乎公鋒
頴嶙峋長髯偉姿儻官止真當其浔意為英為雄
揚厲中原鞭駑豐隆一跌不收蝘蜓嘲龍角巾移
第遂駕寞鴻陋彼小夫坐而書空自公之東藏用
以拙懸解外膠高朗曠達神動天游茫洋轣轕浩
歌鼓枻斯理超越或擊江雲或酔海月含光攝生
以延晚節大運告盡八十迺徂吁嗟乎泰山豈不
平滄海豈不枯萬物皆終時移數遷我有何術而
為公延年公也瓌瑋神情灑落形絓珪組心眷平
壑功名竹素雲天磅薄生岁九州宛歸五嶽兎也
何恨生亦不惡余忝國士大恩靡酬抱娓下泉欝

紆煩憂沉吟自傷華屋山丘言悲東山忍過西州
中心不將涕泗交流何以哭公海渓山榛何以吊
公生匆匆白茅躬莫致之一官羈靮望而摇毫欷去
無翼原野蒼蒼高城疫笛吁嗟乎白日自奔江河
自沄狂走傾都哀此以群近淚濕土佇空斷雲嗟
我哭聲公乎當聞

祭柴方伯季東文

嗚呼先生陀此大數磊塊之姿忠篤之慮勿憍以
虛勿靡以寤天錫貞良宜享神祐詰人弗福為善
者慰先生弱冠登朝德茂年青踐更中外龍飛鸞
停何旌弗興何吐弗經智蔌豁磬節皦日星洎晉
方嶽保釐江壖正身率屬明燭潛奸大白不辱物
莫尭焉羔羊之風萬衆是宣生為貴臣布褐蕭然
逮其脫節益勵清德立功報 主罔遺餘力精誠
乃心頭顱蚤白末路多艱才與命暗直弦曲鈎昔
人所悲往來關陝備歷嶮巇復構家難怛矣酸辛
兄終毋施衰號九旻人世大痛橫集一身天禍方
烈人言未已轉盼之間大運已矣嗟乎先生脩行

良至受罰賈誼從古善人世所求多人則固然謂
天道何伊余小子獲事于公長安把贄遂出五柔
余折而西公折而東傷此離析焱如飄風長逝永
絶我心則恫槭辭寫泉哭斷雲空

祭張大司馬

吁嗟先生學闚無始德配上玄出崇茲議處垂要
言九流冥谷五色相宣王書鴻烈枚在泰山浮天
者全用物則弘奘靈聞氣大嶽攸降毅華濃郁六
合從風朗照千春生為名臣死為明神宛也何哀
吾哭我私以云我懷眷焉念昔悲從中来嗟余小
子束髮授易挈登堂皇望氣觀色駒也千里相許
以臆存亡臧沒一相而浮命之不猶我戰載北匍
不我洎棄甲復来猶曰我武年幾何逢勞唁良羊
駑是用奮不墜人下我之不墜曰先生故天地寂
寞知已寔難仲耶叔耶涕淚滂下泉一時氣義千古
永歎精遊金石白日為寒當予失路黷矣心摧先
生所是他人所非盤跚蹴躠為他人嗤為他人嗤
先生是羞褫身談藝庶幾無鄙努力天路從茲以

往以事先生聆荅曠歲月云何而公淪喪洪波
遰遷浮雲惱悅疇昔之夜脩途耿絕夢拜先生天
為隕雪不謂神靈告戒以別歸自萬里倉皇哭公
塵沙在衣有慘其容華屋山丘先民是恫昔戒侍
燕多士咸在衆言攜奇厥化若鬼先生晚出斥言
壓壘手提風雷鞭駭四海士以翕赩烝烝文采今
也索莫喪戒老成桑枯海乾風日宴清山鬼夜泣
波臣不靈大雅茲絕黃鐘無斂喬木不陰傷哉女
蘿岱宗新摧梁父柰何嗟戒髦士涕泗江河揖日
何益哀傷孔多於乎世有高真專精靡他聖賢處
世庶景登霞古而無邪無邪爽鳩在郎侯王厥隸同
泥沙生無不足兒又何嗟沉痛興哀高明所薄仰
視茫茫魂兮寤廊

祭神文
祭河神二首
祭城隍謝雨
祭武安王謝雨
祈晴
告城隍三首
祭張龍王
祭城隍謝晴
謝晴

由拳集卷之二十一

東海屠隆長卿 著

祭神文

祭河神文二首

隆受 命於 朝来撫茲邑邑東門實臨灋河水歲齧故隄厥不侵城者不一武而近愿旦莫魚龍挾九子而上竊其威命以馮陵我下土我下土之人亦曰惴惴乎罔敢寧居不俟臨河而觀之則亦惟大有恫于予心予乃涉賴之二旬是為春王正月

六日不佞則率邑縉士諸生及千夫長百夫長及
邑之父老子弟荷畚鍤而來是興東門之役頃邑
小而民貧歲苦不登而賦斂日急艱是役矣大懇
不克奏厥功則敢用不揣邀寵靈於明神維歲
與祀典血食茲土維不鄙余小子幸忝憐元元相
余不逮毋以使者夷其威權以傷余土工土工之
成則匪曰人力寔維神佐民以脫於蕩析之灾不
佞與二三君子庶幾無負而神亦永永歆歲祀弗
替明德碩保遠哉其或不念黜首之命朝夕大布
其威力而行其恣睢即民其魚乎神且不血食祠
即弗念予小子其幸辛亥憐元元余小子或無道
不仁以私利敗其官常余則有罰其幸毋駕禍秋
元元之民誠幸不鄙余小子而重哀憐下民則洪
河一夕化為大陸惟神力爾奮鍊何為不然歲食
溪澗之毛以普昭民力載在祀典脩事有庸而漠
不問下民之疾苦將焉用之神之無靈余則弗歆
爾維神其圖之
頻年喪洪水為妖故漫不守天吳之屬浮以行其

威靈薄我城垣震驚有衆馬牛不用空桑安歸民
大懇不克保厥室家隆禍是用朝夕黨黨不皇寧居
我以故長嗟請命焉隆是用朝夕黨黨不皇寧居
躬率萬姓負奉鍊而前以天之道鬼神之靈歆下
尺一境内雲集萬夫雷動不假鞭箠使其民奏功
鑒我款款陰隲下民神佐大哉隆啟率諸執事薦
忝蘋藻用申報祀以童明伐今陛下仁聖閔念
萬方降福日有競競務濬行脩事無黷貨無淫刑
討安元元至切之聽之其寧無以大水傷
士功莫我民居有黷貨有淫刑予是用罰其
無以我民民之莫安神則血食民之流離神則不
血食靈爽肅肅聞予此言

一告城隍文

隆徼以疎庸謬司民社自叨任来雖頗知祗慎惟
守官箴革吏事未閑由情多闇奉職無狀舉動乖
方民瘼罔聞恩澤不宻以致下積罪戾上于天和
官之不德明神是譴降割下民始以雨雹傷我麥

苗今復亢暘妨稼穡事三農失望萬姓嗷嗷皆隆不職之所致也夥不虛佐罪將安逃隆雖寵在蒽鄙尚無以謝萬姓是用蚤夜皇愍不遑寧居敢率邑人頓首謝過為下民請命隆昔嘗有云官之不德余則有罰其事無以戒民明神凜焉在上敢忘此言神若許隆洗心滌慮與以自新衆憐元元而辱收之事即賜時雨蘇戒豆菽乃亦有秋下民萬事隆有罪戾余自當之敬竢下風不任悚息

再告城隍文

隆聞天人涉於氣類感應疾於桴鼓匹夫匹婦之念精誠往往感天地動鬼神故庶女召風烈士殞霜大憤縣軒繫冤積旱洛陽澍霖廣微應禱往牒所載信而有徵維感應之理自古有之隆竊滋愧隆本疎庸　天子不以隆不肖令浔承之茲土下車以來恒恐浔罪士民有負　主上朝夕悚惕若履春氷奈文墨墅儒初出涉世民情士俗多所未諳乖謬顛錯深愿不敏至於洗心禔身砥厲方切營私滅公秋毫不敢庶幾少寘罪尤上不負　天

子下采婉交遊無敗身名無辱九族乃若井沉顯
晦彼有主者豈敢與知此實隆之采用朝夕廩廩
者也乃竟以寡昧涓過神明皇天降割及臣下民
暴大雨雹加之虫餘為災傷稼麥黃蠶尒小臣睹
形思答剪焉震慴捏杌心竟不意入夏来復遺恒
暘赤地百里將使麥秋既損於災傷禾稼復稿於
旱暵萬姓嗷嗷莫必其命民則何罪庶咎維官雖
赤日露暴席藁自焚不足以遮用是齋戒自新敬
率同官及邑父老子弟頓首請罪編告羣神尒何
盛暘轉亢天心未回俯仰高廣無所控訴衆視憂
皇不知所出乃反復自度捫心思過隆生三十六
年於茲矣自為諸生家無負販京垢落而亡狀誅
宕而不合物情行已多僨蹇瑜莫掩然自知美美
惡惡萬念皆真雖多眚其事之所非而甚不好行
其心之所不忍以故從有知識以來未嘗敢對人
出一媚語妒一恒物殺一生毛內不欺其妻子外
不欺其友朋兩儀布列百神森羅隆賜殃越言敢
誰欺乎今茲莅官自慙刻薄凤不開於垂務吏治多缺

民不蒙佐然何敢營私黷債以干三尺而敗官守
哉而炎旱終沓怨咎相仍私冲不孚祈禱罔應此
隆之所以栗栗憂懇又竊恥之者也既而展轉深
維天道寥遠神理莽昧忠信不諒從古且然顧隆
何人乎生非有曾史之行龍比之心一念云何而
致過之子天地亦賂金洗心之物陰雖不肯行負神
明然居官猶知自守不私一錢祈禱猶知至誠不

御酒肉豈固有貪殘者祈雨禁屠戒而私食
肉飲酒者而往往得雨何哉夫屠官知守祈禱知
誠而不得雨屠官貪殘者祈而禁屠宰齊戒而私
食肉飲酒者而頗得雨此何以勸焉若天地百神
湯不問下土之情譬之耳致動趾滅去來無心雨即
雨不雨即不雨是皆係遠悠爾舉感應之理而卒
歸之寥遠茫昧此又何以勸焉夫以隆之疎庸寔
敢自謂寔過哉疇昔之告炎明神者儼焉在耳官
之不德余則有罰其無以哉民其剪而賜之遐惹

其抑而沉之下僚禑其祿位而降之疾眚隆不敢
悔其寺無以我民我頻民之困救極矣下邑非有
燕齊秦楚吳越閩廣山川土田通都大邑沃壤上
腴舟車水陸商賈魚鹽珠玉紈綺之饒草屋泥垣
布衣糲食富者菽麥之外無長物貧者居無宿粮
朝不謀夕而又日困於征輸苦於敲扑其民一逋
官租輒貲田產鬻室廬甚旱為隆嘗抱哀痛之辭為下
矣奈何復令逋遣此豈為不聞也者今為請命明神而
民請命監司監司監司

明神又不聞令，隆蹐躋迷塗倉皇安之猥茲下情
寸私蘊結是以忘其固陋披心瀝詞非敢煩虛文
以欺人飾遊詞以瀆神聽也伏乞少寬譴怒哀憐
下民大降時雨穡我禾稼保我室家干冒明威豈
隊戰汗

三告城隍文

隆之待命於神至矣今日之事隆之所能者竭誠
殫慮洗心澡行不憚勤苦如是而已他何能為下
邑邑小而貧今復加之灾傷薾焉告困神所知也

隆今之一官以為栝牿養性之具罔敢厚而厚之任重之憂形神勞瘁計窮力竭又神所知也目瞶詞蹶切劾其欵欵之誠而神不應無可奈何日疲私念從入官以来行事罪狀以頓首謝過而神不應又無可奈何赤日暴中庭從朝至暮委頓幾絶而神又不應此何為哉維神受命於帝為城隍隆受命於帝為宰牧即地方之責神安得晏然神即不為隆獨不念及黔首哉今夫厮養牧豎秉一念精誠禱祀於神神亦當應之宇宙高廣何所不容神奚英靈何所不荅罔無棄物也隆雖不肖才疎行劣猶以薄秩成進士齒於縉紳　天子賜之印綬俾司民牧今之職任固主上命也豈以　天子命為宰牧儼然臨於士民之上而神以為副末不足與應荅曾不得比於厮養牧豎之流當不然矣且隆雖不肖才仕版即知廩廩祗懇行事罪狀雖或有瞥不自知然自下車来未嘗敢一置身於貪殘私一錢乎戕一物乎懷私滅公乎以闇節慶三尺乎有之則維神所殛矣又蚤夜皇皇問民所

疾苦超雪冤枉拯救苦難折獄之事小大以情從
孔子節愛之語受釋氏慈悲之教蓋無日無之由
此言之隆雖不敢自列於循良而於不才有司中
猶未為太甚也平日自謂亦無大得過士民今茲
良苦萬姓無不心憐余涕泣相向而神以為必不
忍與應荅當不悉心盡慮以為貪殘之戒不得不降災蘇生勵士
民之愚誠亦至矣其官是荅其民何罪神亦當告
我以故用一表見靈爽以示不忘戒民而神又失
職諸所譴罪臣請受而甘心焉奈何收視絕響疾
呼不聞冥冥滅僅同稿木靈安之乎何以神茲
土為也又何以歲血食也而令隆與士民就稿木
而乞靈即砰首焚身何益哉激切再陳神其圖之
隆謹悚息聽命

叅城隍謝雨文

嗚呼維神茗蕾高靈赫赤何灼灼也當不忍隆竭誠禱
神二日不雨則暴赤日中越二日又不雨為文告

於神者三千員威靈罪過大矣神鑒哉無他為下民請命私憂激乃深中不以為罪而與之答應如響方暴中遑日落乃已即夕玄雲四合詰朝而雨二之日又雨三之日乃大雨竟夕土膏滋潤溝塍水深數尺稿蘇仆起原田油油遠近奔走婦子驩呼神之惠戔下民即延白骨而肉之也抑此神佐有司焉吹萬布德含生懷潤仁愛洽矣谷神響答應時澍雨靈貺弗不副矣小子不罪激切之言覆茹弘矣神理孔章毫燹不爽今儇許知愚昔良益勸銷折菽萌佑翊異新嫩教植廣矣豈惟下民即不穀隆於此乃益有以信天人感應之理宴宴之中何幽不燭何細不察何私不聞何物不荅捧彼大明灼戔遐嫩嫩惡惡疇維逆者不穀隆綱滋懇矣而省愆砥行寧敢怠時故余於此一事而知神佐之大也敬陳不腆率官吏諸生及邑父老子弟頓首報謝伏惟朗神財誉

祭張龍王文

維神乘雲躡空呼吸陰陽吐納靈潮鼓鑄萬品德

莫玄焉功莫鉅焉始自李唐迄我 皇朝昭明一
日也戊寅之歲歲大旱隆齋宿敬禱於神神不以
隆為菲薄寧惠碩元元之民降以甘雨雨乃時四
郊靡足萬姓欣藉神休大哉隆又敬用不腆僭邑
博士若文學諸生若千夫長百夫長若父老子弟
頓首祠下用陳謝悰神奚在乎風肅肅來矣始與
神約重修廟宇隆當躬率邑人伐木斧斤而来不
敢卒負

祭武安王謝雨文

維王耿亮正直忠憤激烈生為人傑死為天神感
緊萬夫有嘉落千古形云神在歷代揚靈至於天朝
尤為顯灼赤縣神州繼藍絶域貴而王公賤而養
卒上及賢豪詰人下及匹夫匹婦罔不望王之靈
蒲伏祠下大江以南長淮以北徐泗荒碭之間乃
王經營故地英靈蓋尤顯焉父老往往談王使人
髮立夫豈獨以其驍雄神武稱萬人敬哉其大者
罪順逆於勘勦明漠賊於血戰識真主於草澤周
旋多難九死不回義指泰山心同皦日荀息有言

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維王有焉千載而下所以折奸雄之氣激壯士之肝血其大都烈烈者歲在戊寅頼上大旱隆則大懼怒焉疚心敬率有衆虔虎拜稽顙禱於王祠維王靈奕奕肅肅德音孔昭衷此下民應時乃雨回我枯稿起我僵仆是王有大造於頼人也下邑之人敢忘神貺隆之敬率有衆殺牲陳詞用申昭報王其鑒之

祭城隍謝晴文

嗚呼今而後隆乃知神之惠我民至也上帝在上百神布列幽隱灼於瞰日咿嚶響於雷霆萬物紛微莫逃朗鑒夫旱之與潦皆為民灾五穀不登則下民無生民之無生令將安歸流離疾苦行道心傷隆承命出宰待罪下邑境內之事侭戚共之綰符食祿土苴黎庶臣獨何心夏五月不雨隆率士民以旱請神應時而雨之至六月霖雨浹辰隆又率士民以雨請神應時而雨止若響荅焉此豈隆虔禱之誠為旱以感格明奕哉則神之惠我民至也神不忍以旱灾我民而雨又不忍以雨灾我

民而止隆遭時徼幸藉寵靈臣何力之有焉仰
宣上帝好生之心而下有造萬物此維神佐亦神
之職也而隆敢貪以為已力乎將旱也潦也為隆
之不德和旱而雨也雨而止也為吾民和是惡可
知隆有廩廩祗懼爾爰率有衆用牲陳辭頓首俯
伏敬譔鴻佐隆敢不與士民益相濯磨以無負明
命維神其鑒之

祈晴

往某寺率士民虔禱於明神業承靈貺應時晴霽
三日而某與士民大喜農事有望矣方圖省躬滌
行以荅神佐四之日復雨何也豈兩歲災眚 帝
心有在非可以螻蟻微誠力為轉移即神明亦不
得而與其力耶或某等細微不足動明神之聽而
昔日之晴與今日之復雨是皆造甦耶邑民之災
極矣去歲傷於霾潦今歲復苦於陰雨將生人之
類不復可延矗爾賤臣言之於邑惟明神其圖之

謝晴文

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災傷萬物非其心矣人實

自灾其盍邪慝以干六氣之和民之不堪命厥咎有繇焉敝邑自往歲夏五月雨今春土脉南動農事將興又復連遭陰雨大恐傷稼來麰妨汞穡事以重民灾則仆惟為民父母者不能勤宣 天子之德意以教育民人茲多僻以被此重灾即某之不職所致將焉避咎乃率官師士民自陳罪狀且告之悔而明神遂鑒其愚忠以請於帝是日乃霽以是益信天地好生人寔自灾若明信厥應如響某與士民奈何敢不敬

由拳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謀

先君丹溪公謀

大司馬張公謀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誄

先君丹溪公誄并序

先君丹溪翁卒享年七十嗚呼哀哉先君生而朴直不事機械少讀書已乃棄去業賈然天性寬仁大度與人共利取其少與人共患輒身先之又諳闊弗審稽奇贏之術殖往往失利人或紿公沒其財公則弗問施與貧乏弗責其報嘗泛舟江上

貢宜訂在下頁後

有啻人四五人持臣櫝素求共載則出海為奸闌者櫝多繒金寶諸禁物舟人覺其狀以告諸啻人倉皇惡請曰事即泄其爭皆立死幸公寬之公曰若等誠觸法網顧法有主者吾弗持若矣於是諸啻人皆趑趄顧以帛十繚為公壽公咲曰吾弗受亦終不發其事也先伯父嘗負官租數百金力不能償責公代為之償公力亦不給強公鬻其第乃公則竟鬻其第以故家益貧公怡然弗為意

紘妃道邊曲如鈎封公侯吾今乃生年七十直何貧於我矣吾即不能溯中虒外以效尺寸於天下然庶少壯至老靡敢愧穹壤吾何憾哉諸子有以事忤里中權貴人權貴人中之溫御史卒誤逮繫公忼慨言曰吾脩身砥行七十年官逮我何為者吾有罪死則其分即無罪彼其如汞何毅然不為動已而卒知非公也乃釋公逮繫公子云公之桑而有制又若此公生六子長佃業儒弗就次侯亦業儒聰明能讀書

坐數奇故又弗就其幼即隆隆恥父兄之弗振而家之日落也砥志立名期以勉尅尺寸顧隆性又疎鹵方困於塲屋弗能早遂取功名以為前人光而公且下舍矣嗚呼哀哉先是隆遊學姑蔑公一日以無疾終隆在旅中一夕夢拜公與公訣覺而大驚即促裝歸歸而公卒七日矣隆痛公之無祿即舍又痛已之不天不克送公終而羈旅於外也一哭而絕絕而復蘇者數四乃仰天大呼曰天天隆何得罪於天絕慶弗令送公終也且公素長諸孫晚年則盡捐舍務以花木竹石自娛性耆菊手植數百本晨夕把玩以此自老不問諸子生業客至與公談舍務公嗒然不省談園林蒔藝術一花一石之脉公輒應之公春秋既高長於宗黨頗性益謙謙偃僂其恭與人處即諸族孫及里中髫亂子弟亦必謹禮之無惰容以故人無問長幼賢不肖咸敬愛公謂公長者公從子大司寇僑憲副偉及族孫少司馬大山皆既貴而公獨老布衣相與謀曰丹溪翁吾族之長且賢不幸隱德弗耀歲時合族

吾等皆榮紳棠而公獨以布衣儼然踞於其上如
吾輩何相率請于朝以冠帶榮之公謝曰吾既不
仕帝布自吾今也安敢以諸子故忝朝廷童服之
榮且古之巢由巖棲豈必以童服而後重乎爾等
遭際明時事堯舜之主竭忠宣智以贊鴻業光吾
宗多矣老夫不顧榮貴也諸子強之迺受公既老
益簡直與人屋立談輒見情實不能稍事欵曲家
人嘗咲之曰乃翁腹似無腸胡直乃爾公聞之怡
然曰吾聞直者如神然哉然哉諺有之直如

禾百年而以七十死也即死隆七日至矣何獨不
令少須臾俟耶嗟嗟隆亦人子生不能卷死不及
送慙愧天地為母大戮鳴呼痛哉乃作誄誄曰

大澥之濱厥土膏沃風氣惇厚先公是毓於穆先
公高華舊族弗習佻巧天性純朴棄歙筮來拮穫
兼則厚烝財則踈疎見宜忘機心溫表愷悌去爾雖旰於
漢陰高揖義皇實忘害弗避見利弗趨衣得同載
舟人告覺公竟遣之弗私其橐長公遠負囊第以
償雖曰無家孔懷弗傷魯有恭士七十徊僂公實

踰之亦莫敢侮盡捐世務不挂胷臆逍遙東籬夢
寐彭澤形神弗勞高風遐邈澤乎其德温乎其容
龐眉皓首海岳窮隆咲公之年胡不耄耋一朝無
疾神先電滅陰霾障翳白日匿景冥途何長疲亹
何靜榮榮弱子千里奔還送葬及罪惡彌天呼
號泣血摧我肺肝靈輀在室總帳在堂再絶再蘇
明燈煌煌時維孟冬臨乎繁霜悲風蕭條木落草
黃高旻寥泬四顧莽蒼於乎哀哉亦孔之傷

大司馬張公誄并序

萬曆五年丁丑隆登進士第授類上令歸則大司
馬東沙先生卒十六日矣先是四年丙子隆舉於
鄉歸謁公公病謝客隆至延入内室語見先生雖
病猶神采比入京師數從東来者問先生趣居皆
言體中且大佳矣出見賓客矣洎東還拖就李有
哭先生登木而盡哀泪漣漣浹地上室内外無不
哀者其父問焉曰子故剛腸嘗西下第同袍咸咨
咄子歎傷哉貧也父在淺土毋八十老矣而子道

西閑馬頗歲負米千里外而子不澡又以羔俠掐
落故骨於浮言履危險者數矣士大夫咸泫然子
唁而子不澡曩子餬口四方也壯征也毋夫人而
下歔泪潸如而子不澡益生平雅不見子戚今哭
司馬公若斯哀者何曰某疇曾之哭先君也烏若
是矣哭先君者哭司馬公乎曰管子有言生栽者
父毋知我者鮑子哭之志君者哭司馬公烏而過矣
某齠齡時辱知家司馬謂鷇鵠千里虎子食牛手
余作言於公公讀而大奇之走幣要某某懷刺往

一見喜出望外俊朗哉如其文他日用文章名海
內者非之夫則余為無目而司馬為遇人輒口屠生
屠生自髫時有聞則而司馬力也蓋自是出公門
下十年公名家操文衡四方多所睥睨頗獨折節
接引某允流連於景品藻萬彙及暢叙鴻烈金石
大佚無論長篇短章咸退而與某嗇確時有撰著
他人或無當某則無不當者曰他人敏則寤違則
苦或下筆千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劄務為刻深
寸短尺長天刑奈何敏而不寤違而不苦屠生有

馬嗟嗟某雖嫗其言
諷人感目笑是庵而尸祝者希不兩傷不對禾稼
而對羙卅雖動將安用之舍椽桷而雕龍鳳工無
益也公曰不然右格猛虎左挽飛猱安有無材何
傷之有某少居貧拓落輕財好施千里趍人言
掉臂朝乏斗粟莫揮萬錢或炊金饌玉盧左國士
或草履帶索倨見侯王或脫袍以勞故人或拂衣
以謝貴客合意則鴻毛為泰山失意則泰山為鴻
毛於是衆又爭目笑屠子公曰是惡睯屠生屠生

蓋獄惡人士之居會剪剪乞兒相者而以招落逖
馬吾陰察其中實不疎是庸可量乎且泛駕語駿
所弛稱材蹇器之物不進於大覩繩尺之矣局語
於曠節臨深履薄不可謂非英雄然倜儻大業豈
必拘拘前翦翦伈伈俛倪孿縮脂韋自託鄉曲者所
辯哉歲庚午某下第人於是始不信層子雖某亦
不自信也公曰力田不如逢年年苟不逢雖力何
益公與家司馬慰勞其相望於道數握手語曰非
戰之罪也曩予與子文則勃勃神王

喜而趨謂襄然舉首也乃不意竟落命也為咨嗟
竊歎已復相顧而咲謂世事不可詰若此吾儕疇
昔幸而第今不第至今日且奈何家司馬酒微酣
為某擊節放歌曰吾將上叩九閽則虎豹禁不得
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也排閶闔而狂彼生聽之有司有司
傥乎公曰孰謂司馬老而狂彼生聽之有司有司
聽之命命屬之寞寞彼寞寞者奚以問也令司命
者舉仲尼顏回詰子將安所置對矣嗚呼世之相
知寧復有若此者哉昔管仲称于戰相知如至
之慟哭然未有若公之與其者也生我知我管子
猶然至於其當何以云語云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悅己者容斯豫子所以漆身荊卿所以滅族而不
悔者也由此言之某之所以死公者當何以哉嗟
嗟河清難俟歲月若馳自東哭公柩倉皇泝淮奄
易歲矣九原可作乎則執鞭奚辭九原不可作乎
則涕何益也於是為之作誄誄曰

於乎我公實產東國靈海汗漫大荒寨廓乃生此

人表世模俗為英雄間氣是毓夏絶後先配古
嶽瀆垂髣髴屬文佳名隱起公家宗伯逸逸娣喜謂
為神駿颯颯風駒子瞻兮上馳一日千里弱冠登朝
詞藻聯翩明星有爛光葉自天朗照六合士林式
焉柄文江表聲猷烈鼓鑄士類磨厲群詰大江
以西風行電製至今蒸蒸多公澡雪既廉藩服乃
填大邦保釐弹壓勲庸懋明文經武繩炳炳烺烺
晉太司馬望重樞府坐策機宜夷夏安堵時移運
去天路局促懸車乃東反彼初服高臥嵓阿長嘯
海曲逝神六籍亟引博綜赤縣之外大塊之中
極龍作小極職轂近而几席遠而心紘下之羨江
上之鴻濛徼乎閭象灼乎豐隆塚書辟經禹藏兵
峽禹都之簡泰山之牒蘭臺石室霞宮丹甲莫不
搴芳掇華泝流窮源撰著川湧篇翰星繁鬼物呵
護藏彼名山高步鴻響先登秘壇日月在下靈蹤
咿亞蟬寞蚊動其餘伍者頻波詭障力挽大雅冠
冕南極表儀斯文萬方颺動多士若雲士也不忘
公返厥真儻弓忽弓沖舉絶塵汶弓窳弓喪我倩

人山崩海枯木落草黃苦霧四塞白日失光昔我
泪泪維公是依提之泥塗升之雲霓知我已矣弦
絕琴斷中夜永歎我心傷悲

雜著
文論
與友人論詩文
擬岳將軍上秦相國書
嶺西大捷露布
趙太夫人行畧
贈陳伯符奉詔歸娶錦帳詞

東海屠隆長卿 著

雜著

文論

世人譚六經者率謂六經冩聖人之心聖人所稱道術醇粹潔白曉告天下萬世燦然如揭日月而行是以天下萬世貴之也夫六經之所貴者道術固也吾知之即其文字奚不盛哉易之冲玄詩之和婉書之莊雅春秋之簡嚴絶無後世文人學士

纖穠俳巧之態而風骨格力高視千古若禮檀弓
周禮考工記等篇則又峰巒峭拔波濤層起而姿
態橫出信文章之大觀也六經而下左國之文高
峻嚴整古雅藻麗而渾樸未散含光醞靈如江海
之波汪洋浩淼非有跳沫搖漾之勢而千靈萬怪
淵平深藏明月照之則天高氣清長風蕩之則排
空動地可喜可愕哉左氏之為文矣賈馬之文疏
朗豪宕雄健雋古其蒼雅也如公孤大臣龐眉華
髮峩冠大帶鵠立殿庭之上而非若山夫野老之
脩飭清祐也其葩艷豔也如王公后妃珠冠繡服莊
軒翠羽炎采射人而非若妖姬豔倡之翩翩輕紗
也其他若屈大夫之詞賦才情傅合縱橫璀燦蓋
詞賦之聖哉莊列之文藉奚恣肆鼓舞六合如列
缺乘蹻焉光怪變幻能使人骨驚神悚亦天下之
奇伟矣譬之大造窈廓清曠風日熙明時固然也
而飄風震雷揚沙走石以動威萬物亦豈可少哉
諸子之風骨格力即言人人殊其道術之醇粹潔
自皆不敢望六經乃其為古文辭一也苗建安下

逮六朝鮑謝顏沈之流盛粉澤而掩質素繪面目
而失神情繁枝葉而離本根周漢之聲蕩焉盡矣
然而穠華色澤比物連彙亦種種動人聽之南威
西子麗服靚粧雖非姜姒之雅端人莊士或棄而
不睨其實天下之麗洵美且都矣八珍醯醴以視
之古者太羹玄酒之風則媿矣蓋太上不貴而後
世爭馳天下之甘旨也鄭衛之聲擬之咸池六英
奚翅霄壤不可奏諸宗廟朝廷然而悅耳快心則
天下之繁音也詩自三百篇而下有漢魏古樂府
漢魏而下有六朝選詩選詩而下有唐音唐音之
三百篇最遠然山林晏遊之篇則寄興清遠宮闈
應制之什則體存富麗述邊塞征戍之情則悽惋
悲壯暢離別羈旅之懷則沉痛感慨即非古詩之
流其於詩人之興趣則未失也文體靡於六朝而
唐昌黎氏反之然文至於昌黎氏大矣焉詩教
變於唐人而宋諸公反之然而詩至於宋諸公大
壞焉昌黎氏蓋所謂文起八代之衰者今讀其文
僅能攀駢儷為散文耳妍華雖去而滌乎無采也

醲腴雖除而索乎無味也繁音雖削而瘖乎無聲也其氣弱其格卑其情緩其法疏求之六經諸子是遵何以哉世人厭六朝之駢儷而樂昌黎之疏散翕然相與宗師之昌黎是以韓氏之文遂為後世之楷模建標藝壇之上而翹趨旌干之下二夫奮臂六合同聲斯不亦任耳而不任目之過爭六經而下古文詞咸在正變離合總總鞺鞳然未有若昌黎氏者昌黎氏之文果何法也藉令昌黎氏之文出於周漢則不得傳何者周漢之文無此者周漢

誠無用此文為也昌黎氏之所以為當時宗師而名後世者徒散文耳今姑無論其他即如西漢制誥誰非散文冲夷平淡都無波峭之氣而朴茂深嚴遠而望之則穆然光沉迫而視之則神采煥隱風骨格力往往而在昌黎氏之文若是郤論者謂善繪者傳其神善書者模其意昌黎氏之文蓋傳先哲之神而脫其軀殼模古人之意而遺其形畫者也奚必六經必諸子哉且風骨格力韓子焉不有也嗟乎令韓子不屑屑於擬古而古意矯然具

存即奚必如六經如諸子而自為韓子一家之言可也今第視其文畢者單弱而不振高者詰屈而聱牙多者裝綴而繁蕪寡者率畧而簡易雖有他美吾不得而知之矣尚烏取風骨格力於其間哉廢後歐蘇曾王之文大都出於韓子讀之可一氣盡也而翫之則使人意消余每讀諸子之文蓋幾不能終篇也標而趍之者非韓子與宋人之詩尤愚之所未解古詩多在興趣微辭隱義有足感人而宋人多好以詩議論論夫以詩議論即奚不為文而為詩哉詩三百篇多出於忠臣孝子之什及閭閻匹夫匹婦童子之歌謠大意主吟咏抒性情以風也固非博綜詮吹以為篇章者也是詩之教也唐人詩雖非三百篇之音其為主吟咏抒性情則均焉而已宋人又好用故實組織成詩即奚不為文而亦何故實之有用故實組織成詩夫三百篇自然之數者蘇王諸君子皆不免焉而文往往自為詩哉甚而咄嗤怒張以為高厲俚諺猥下以為謂能入詩人之室命令當世則吾不知其何說也

明興壯地李獻吉信陽何仲默姑蘇徐昌穀始力
興周漢之文詩自三百篇而下則主初唐廣後諸
公繼起氣昌而才雄徒衆而力倍古道遂以大興
可謂盛矣然李士大夫之奮起其間者或抱長才
而乏遠識踔厲之氣盛而陶鎔之力淺李左國者
浮其高峻而遺其和平宗史漢者浮其豪宕而遺
其渾愽模辭擬法拘而不化獨覩其一則古色蒼
然總而讀之則千篇一律也愚嘗取以自諗蓋亦
時時有之而思變之猶未浮其要領焉嗟乎
文難言哉愚意作者必取材於經史而鎔意於心
神借聲於周漢而命辭於今日不必字字而摹之
句句而擬之而浩愽雄渾識者自知其爲周漢之
文不佺昌黎以下新語斯其至乎今文章家獨有周
漢之句法耳而其渾愽之體未備也變化之機未
融也超玅之理未臻也故吾願與海内諸君子勉
之矣夫文不程古則不登於上品見非超玅則傍
古人之藩籬而已壯夫者稟靈異之氣挺秀拔之
姿竭生平才智以從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遠躅

洞幽極玄以特立千百載之下與古人並驅而前
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籬拾人唾以為生活
彼古人且奴賤之曰是為我負擔而割裂我者傳
之後世以為何如又非所以令韓歐諸君子見也
令韓歐見如是之文彼且浔而藉口始二三君
子姍笑我將謂二三君子之文必標異而出之立
於太古之上也奈何影响古人而以詭古為如是
不於我可少寛乎吾文即非古然何者非自浔而
徒佔佔倣古自喜也若然則二三君子苟非浔之

超劬無輕謾古尚非深於古無輕訾韓歐也夫扶
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將奔走焉麋而虎皮人浔而
寢處之矣溪於古以訾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者也影响古人而求賊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子
其無為韓歐寢處哉

與友人論詩文

里中有友人見過與僕挹掌譚詩文自三百篇下
逮唐人若李杜若高岑王孟以及我朝李獻吉李
于鱗王元美諸公率置喙焉而獨推宋人詩若蘇

長公輩及我朝楊用脩及一不知名某孝廉謂爾
漢閒文字不可學獨昌黎氏可學唐人惟杜少陵
無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比物連彙字句皆鑿鑿有
據景與意會情緣事起隨地布語不執一銓其最
可喜者不避麤硬不諱朴野縱其才情之所之若
無意為詩者李太白凌空駕語務言言蕭灑都不
切事情知詩何杜萬景皆實而李萬景皆虛杜深
於感而李獨長於興然杜猶恨其時有詩人之態
耳僕謂老杜大家言其無雅俗文質無所不有是
矣乃其所以擅場當時稱雄百代者則多得之悲
壯瑰麗沉鬱頓挫至其不避麤硬不諱朴野固云
無所不有亦其資性則然老杜所稱擅場在此不
在彼明矣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節鼓訟
乎生性僻眈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良工苦心往
往形神為索而謂杜無意於詩且不擊節鼓訟
寔乎李杜品格誠有殊矣顧詩有虛有實有虛虛
有實實有虛而實虛並行錯出何可端倪
乃右實而左虛而實之殊何與

且杜若秋興諸篇託意深遠画馬行諸作神情橫
逸直將描奏三才鼓鑄羣品安在其萬景皆實而
李如古風數十首感時託物怳慨沉著安在其萬
景皆虛夫品格既高風韻自遠凌空駕語何害大
雅屈大夫傷時眷主見諸篇什誠然實景至其遠
遊寄篇凌虛徑度豈不高哉大人凌雲疇非佳境
遊僊招隱亦是美談今夫登閣風坐天姥傍日月
挾飛僊即不能至言以快心思之神王豈必攄寸
壤蹤蹤蹝蹝蹝食飲而已然後為實景可書
哉賦之與興六義所詮詩人何可不有而謂杜深
於賦李獨長於興且以此置雌黃焉何居杜如番
老新婚憧關石壕兵車出塞悲陳濤氾江頭賦也
紀行懷古燕霄朱鳳秋風佳人何謂無興也李如
飛龍攘僊天姥太白興也夫雅蟾蜍南箕北斗興
也何非賦也客曰李杜之詩之美猶可識李杜而
下無論其他即如世所稱王楊沈宋高岑王孟其
美安在藉令諸公得意之詩為後人所遁相膾炙
者嘗試存其篇什掩其姓名而謂為近世之作人

奈何能知其美也僕曰人奈何能不知其美也於
此不知安用詩為又云唐人安得有詩夫天下事
物無盡情景累移唐人都不能隨事觸景創出胷
臆成博蒐古今奇文奥義多所鋪陳而後以天地
山川風雲草木數字遞相祖述稍變換而為之蓋
千篇一什也而且自謂能裒抒性靈長於興趣安
在其為詩且詩道大矣鴻鉅者纖細者雄偉者尖
新者雅者俗者虛者實者輕而清者重而濁者華
而纔者朴而野者流利而俊響者艱深而詰屈者
景之所觸質直可情之所向俚下亦可才之所極
博綜猥瑣亦可如是乃稱無所不有茲老杜之所
用擅場也而唐人徒用晒字秀語為聲俊取其鼓
吹鏗然如出一口今之王李如是下往往誦法唐
人務為工緻而已于鱗既已若此是下何不廣心
自縱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自為一家言
以傑然特立諸公之上而徒沾沾工緻自喜學唐
人不成即又為于鱗而已僕謂何言之易也唐人
長於興趣興趣所到固非拘攣一途且天地山川

風雲草木止數字耳陶鑄既深變化若鬼即不出
此數字而趨伏頓挫迴合正變萬狀錯出悲壯沉
鬱清空流利迴乎不齊而總之協於宮音斷於音
節固琅然可誦也子徒以其琅然可誦也而謂一
切工緻已爾唐人不又稱大宛乎誠如子云所道
不已雜乎詩者非他人聲韻而成詩以吟咏寫性
情者也固非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以炫
耀恢詭者也即欲蒐隱博古標異出奇旁通俚俗
以炫耀恢詭曷不為汲塚竹書廣成素問山海經
爾雅本草水經齊諧博物淮南呂覽諸書何詩之
為也且詩出於三百篇三百篇三百篇誠多識鳥獸草木
然不過就其所見觸物而為之何嘗炫奇標異試
取三百篇而讀之大率閑雅且都出於田夫里婦
之口何者不委宛曲折琅然可誦而乃務以朴野
質直為能自脫筆墨蹊徑不落藩籬乎老杜語多
質朴濫觴鮑蘇黃諸君不知老杜之所以高妙特立
正不在此矣如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如陰房
鬼火青壕道哭滿溝如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

人吾老矣如萬里悲秋長佐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江間波浪無天湧塞上風煙接地陰如三年笛
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如五更鼓角聲悲壯
星河影動搖如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
好誰看如金粟堆前松栢裡龍蘇去盡鳥呼風如
掃一洗萬古凡馬空不人悲壯乎
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如公主歌黃鵠君王
揩白日如中宵駐車去飲馬寒塘流如俯視但一
氣烏能辭皇州如雲氣生虛辟江聲急白沙如吳
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如星隨平野闊月湧大江
流如詔從二殿去碑到百蠻開如山河扶綉户且
月近雕梁如樓雪融城濕宮雲去殿低如浮雲連
海岱平野入青徐如錦江春色来天地玉壘浮雲
變古今如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如
江光隱見龜龍窟石勢參差鳥鵲橋不大瑰麗乎
如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如天寒翠袖薄日暮
倚脩竹如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如妾身未分
明何以拜姑嫜如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如執

知豈宛別且復傷其寒如少壯幾時奈老何向来
哀樂何其多如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
哀如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横門道如君王
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如野館濃花發春
帆細雨来如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如露從今
疲白月是故鄉明如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如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如龍武新軍深駐輦芙
容別殿謾教人文章往往奸學周漢周漢之
杵鳴如畫圖畫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不大

紀轉流利乎老杜之美其大者灼灼若是乃一切
置不論而獨取其簇朴以為擅場老杜有靈不胡
盧地下乎又云今人文章往往奸學周漢之
文非不美頑何可學學而不成祇增醜耳余曰韓
昌黎何如曰昌黎蓋文章家之武庫也何所不有
矣且其文大氏雅馴不詭於大道然則朱仲晦之
註疏可學與曰彼蓋無意為文者也何論工拙六
經之文何如曰彼蓋有意為文者也美容余曰
不然周漢之文與昌黎文具在業已有定品無庸

短長且人亦何學也脫人能立剖判之先出六合之外從前人之所不道而高自出奇又何學也即學矣獨柰何能舍周漢而學昌黎氏也謂昌黎無所不有周漢獨何所無耶無邪謂昌黎不詭於大道周漢獨於大道詭邪伸無意為文即無論工拙六經獨有意為邪無論無不有也無有也周漢之文美也無論美也周漢也無論不美也昌黎也無論有意為也無意為也六經之文合大道也無論大道合不合也六經美也無論美也六經也仲舜氏也不同日語矣

擬岳武穆從軍中遺秦相國書

岳飛頓首頓首致書相國足下飛自領王師渡河賴陛下之靈相國之智所當摧鋒陷陳大河以北無堅城飛令諸軍北北且大醉黃龍府諸軍聽飛鼓音無不踴躍起而馳者勇人無當之飛於時謂遂定中原挈兩宮而還之陛下直唾手取之矣然後角巾投老西湖之上飛之願也乃今者一日奉陛下金牌十二詔飛班師天王有命臣惧殞越

於下飛奈何敢不班師哉然從東南来者皆言非
陛下意謂謀出相國相國寔陰持之飛竊意相國
為陛下輔弼之臣陛下之遇相國厚矣語有之飛
之螫矣維黽之恥相國為天子大臣如何令虜人
得havoc盡棄大河以北赤縣神州二帝越在草莽而
坐擁江南尺十之土以偷老其間則烏置相矣相
國如天下何内析中原之氣而外長仇讐相國必
不然故敢以書奏飛日者渡河来頫瞻帝京俳佪
宫闕咏宋徽子麦秀之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抵
[illegible]而起仰天長號蓋不知其淚之搖搖下也二帝
遠在沙漠之鄉望救於相國一夕百年耳願相國
念之且相國嘗從胡中回烟沙之地不慊於中原
乎擐裹之人不陋於冠裳乎虜人之遇相國誠厚
孰與大國之相乎奈何令二帝久辱胡中也君父
陷在危亡此臣子枕戈泣血之時誓不俱生之日
申包胥何如人哉飛一日班師赴闕下相國且握
手勞飛賜飛卮酒飛寧飲下嚥和相國即不念二
帝如陛下何今中原取於掌上二帝旋於目前功

置司酒令
人干者先知
形言便宜
表檀撥扣

業垂成而棄之今飛十年經營慶於一旦能不痛
心詔書到軍中父老擁飛馬首哭者萬數相國不
聞也相國何親於虜陛下何負於相國哉是役也
即出陛下意相國何不彊諫陛下必聽相國相國
之言行則功在社稷名流天壤此萬世一時也願
相國圖之飛為陛下取中原還二帝非以已也陛
下今召臣臣業已還歸即歸死司寇身首異處臣
請受而甘心焉於飛何有哉棄棄垂成之圖而失
萬世之利俛首喪氣為天下咲飛甚惜之相國一
旦不戒行且襲虜萬代無已時飛為相國謀忍相
國其孰計之無忽

擬嶺西大捷露布

萬曆五年月日總督兩廣軍務某官臣某奉詔討
嶺西徑浪等賊臣等親率大軍與賊接戰仰伏天
威大致克捷逐平羅旁等處地方竊以西
南控交廣北極湘衡實
天自盤瓠啓疆南粤王橐命以来夷徭窟宅凶逆
水之所襟帶大藤峽折而悉險密箐叢篁亟而造

盤據編氓士豪回緣為姦阻山谿之險憑林藪之
深抗拒官軍剽掠遠近飄忽出沒肆為梟梁潛志
則橫行於一方失利則逸竄於崖谷縱則虎攫鴟
張敗則狐潛鼠伏累煩衣衆迄不能平禍本不芟
蒐薙莫盡侵犯我土宇屢劉我元、將士懷枕戈
之憂邊人苦荼毒之慘是累歲之所經營而弗靖
者也皇帝乃眷南顧閔念黔首因賜臣以簡畜假
臣以節鉞計在詰戎禍亂莫安疆圉臣爭肅將天
威大舉征討總百粵之師揚六軍之氣謀在凡成
機隨事變相山川地形扼其要害張疑設伏先聲後
謀截其歸路防其崩潰以聖天子之威靈將士之
協心金戈耀日鐵騎如雲陣勢疾於風雷材官奮
於貔虎前隊鳴刁千山宵度後營吹角萬騎朝馳
兼旗西指天聲載揚武士南臨戎氣先奪叱咤則
山嶽鼓舞頑昏則江河倒流一戰而賊鋒已挫再
戰而勇群遂空譬如疾風之掃秋葉泰山之壓累
卵擣其巢穴殲其種類絕其本根杜其滋蔓捧大
明而開瘴癘八桂清塵槐天河以洗甲兵九嶷生

色斬首百十萬俘虜百千許血変河流黃沙四起
遺骸山積白日為昏短徂不鳴長鯨影滅收大戮
於京觀斷槐槍於南天遂令婦子相保閭閻復業
草綠蠻烟散千家之野哭波平瘴海還萬井之笙
歌千里以之蕩平百蠻為之震動銑謌清而列校
喜朱旗肅而蕃部寧將勒銘於萬年用告成於九
廟豈止馬援立南征之柱唐蒙横下瀬之戈而已
哉蓋當虜運告終皇靈大暢臣何力之有方且東
暴餽火之国北清大漠之塵盡平四表永寧海夏
皇圖高紀與天無極臣等亦忻忻鼓舞而歌繫聲
鎖金甲以事春農不勝踴躍歡忭之至謹遣某言
某露布以聞

趙太夫人行畧

夫人姓趙氏外家祖父諱瓚與唐文懿公同舉於
鄉文懿公才外祖稍涉甚驩用為起家累官江西
參政趙氏至參政公益五世科第矣家毋幼得家
教敏慧多法度選名家子歸先君為人朴茂
坦夷少居里閈頗好樗蒱大博投彈走馬以故始

學學學廢已學殖殖文敗殖失利不止已又失利
又不止從敗殖之道至四五敗不利而終不肯輟
不為猶謂是遺然云伯氏囑其第償官逋併囑先
君弟先君弗問人或紿先君陰取其貲先君不知
也家以是日益貧而先君日益舍然拓落家毋朝
夕勤拮据之力以相先君逮晚年子女諸孫寖多
家用百不給一先君一切懸解不復屑意家人產
業獨以花木竹石自老曰中行遊至莫有歸歸卧
耳拮朝不謀夜炊趑趄走訴群弁榮枯而昧勿

薄澈家事無閒自先君即有闢白先君殊弗聞善
無細大咸家毋身嘗當勤苦蓋元元積數十儗癖有
所即安愚兄弟六人諸兄皆文學學不就而先君
以歲丙寅見背蓋自是家奩徵不振乃不肖隆稍
稍以學趨諸生間家毋嘗恍慨謂不肖隆曰自而
佰落自適遺宗不造吾脩嘗諸艱難積數十
年於茲元矣掌兒子用文學有聲庶知鄉之薦
紳先生庶幾逢時致身光趄大業無論逢時致身
即克自砥志好脩而不忝為人即而父母之志願

伸矣乃隆又困諸生十年意嘗邑邑家毋曰力田
不如逢年年且不逢雖力何益兒安之而毋豈以
數十年之艱難而心豔而一朝之倖兒安之至去
歲丙子隆始獲舉於鄉歸家毋又怳慨言曰兒今
幸一舉惜而父不及見而父平生拓落無他腸終
身不見機事今兒能用文學趣家庶幾童而父之
素行矣是吾之所以逃而復一也若兒子之榮遇
尚不可知吾今八十年之人豈有賴焉勉旃自愛
無忝為人第余事耳今年是為萬曆丁丑下卮酌

幸登進士第家毋適春秋七十有九隆未能頻
上令行有日願自度家毋明年八十而隆且以吏
事走四方即欲為壽安所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敬
用徼寵靈於吾子吾子實知不肖隆深幸不惜賜
一言為光榮豈惟家毋雖先君而上咸受嘉貺無
已時幸吾子其實圖利之

贈陳伯符奉
命歸娶錦帳詞

黃姑織女銀河渡天上雙星美玉簫即金屋貯人
間二妙連理瓊枝倚春風而鬬美合歡錦帶指新

月以晏盟花生綦履以搖光映流黃風動明璫
綺香薰積翠洲渚和聲度玉睢之窈窕延津實氣
合龍劍之雌雄網絲不解託雅調於朱絃寇轉舞
端寄柔情於錦瑟悲羔移洞府於塵寰即神偶不足
爲樂而等佳期於天漢雖日月不足爲長遠嫦龍
女徒僊梳發之譚下嫁文簫奚取綵鸞之事恭惟
郎君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年少登朝委芙蓉之出
匣才高仕賦抒錦繡之凌雲茲者上善以請暫
鵷鷺之班長言而歸求結鸞鳳之侶文魚千言

矣東者之才二斗成七寶嫣然南國之佳人洛濱
拾翠蘭房杪照乎夜珠上國觀花梓里況榮乎晝
錦經蠟高然總姬盈階之月色紅銷半拂猶攘潘
袖之天香光華並耀倚綽約而花垂律呂相和吹
參差而鳳下語撫窈窕窺簫青春淺而不去流螢度砌
良夜何其未央生平之樂事都無人世之歡娛不
數縷結同心日屬扉間之孔雀蓮開並蒂歎憐池
上之鴛央然且饒翼儷之耕擧梁鴻之案此才鮑
謝彼美姬姜采綠道周舊蹟宗廟百年爲好萬口

稱賢於是又重之以詞其詞曰

華屋重門啟正開簾花近龍笙金扇月上羅綺香
中雲不散相暎銀釭幌年少也風流兩兩何處
天風吹得下似一雙綵鳳紛來往明月度玉簫響
即若得意舞天仗作相逢新人似玉明珠入掌宛
轉流蘇誰不羨萬朵芙蓉羅帳人却在瑤池蓬閬
占斷人間歡樂事只人間何必如天上對風景總
堪賞

由拳集卷之一十三終